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





統一書号：10019·1103
定　价：　0.18 元

文学小丛書

七个銅板

莫里兹著

凌山
何家槐譯

6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書号1103　字数51,000　开本787×1092耗$\frac{1}{50}$　印张3$\frac{10}{25}$　插页2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2）0.18元

前　言

日格蒙德·莫里兹是匈牙利伟大的現实主义作家。他于1879年生在一个穷苦的农家里，中学毕业后，沒有讀大学就当了新聞記者。将近三十岁时，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七个銅板"出版了，馬上引起了匈牙利文学界极大的注意。这本小說集不但在他的創作道路上竪立了里程碑，而且为匈牙利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紀元——現实主义文学的时代。

"七个銅板"出版后，他就不断地写作。在他的全部作品里，他一方面揭露了統治阶級的殘酷剝削及其荒淫无耻的生活，一方面生动地描写了农民的穷困和飢餓。他以深厚的热情、細致的心理描写和艺术的手法，把一生飢寒交迫的普通男女的高貴品質，及其对同阶級的人的友爱和对剝削者的仇恨深刻地刻划出来。在他看来，生活中的主要問題——也正是他的作品的經常的主題，便是被剝削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解放。这里所收的几篇短篇小說，都显

示出他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这一特点。

他經常拄着拐杖，从这一村走到另一村，停留在破陋的草屋里，睡在草垫上，跟劳动人民談心，共用一个湯盆吃稀粥，記下耳聞目睹的一切事情。他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是他的創作的唯一源泉。

他对 1919 年匈牙利的革命，抱有极大的希望和热情。他認为“这将是祖国真正的胜利……一切富饒的土地应当屬于人民，……匈牙利如今开始了幸福、人的生活”。由于他对匈牙利革命所持的态度和行动，以及他在作品中所表現的革命思想，他一直受到匈牙利反动势力的迫害。在他晚年，报紙甚至拒絕登載他的作品。这位杰出的小說家，很凄慘地于 1942 年逝世。

他所留下的文学遺产是极其丰富的，一生著作約有七十卷，其中以长篇小說“桑陀·罗查”、“幸福的人”、“亲戚”等最为有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所热爱。現在我們出版的这个集子包括的三个短篇，都是他的著名的作品。

編　者

"大家要学点文学"，"劳动人民应是文化的主人"，这是党的号召。但大家搞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时間有限；我們为此出版这套"文学小丛書"，选的都是古今中外好作品。字数不多，篇幅不大，随身可带，利用工休时間，很快可以讀完。讀者从这里不仅可以获得世界文学的知識，而且可增強認識生活的能力，鼓舞大家建設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情。

"文学小丛書"第一輯

1. 詩經选譯　余冠英譯
2. 离騷今譯　郭沫若譯
3. 竇娥冤　关汉卿等著
4. 杜十娘　馮梦龙原編
5. 吶　喊　魯　迅著
6. 女　神　郭沫若著
7. 春　蚕　茅　盾著
8. 月光曲　田　汉著
9. 李有才板話　赵树理著
10. 王貴与李香香　李　季著
11. 买牛記　康　濯著
12. 村　仇　馬　烽著
13. 地雷陣　邵子南著
14. 阿細人的歌　光未然整理
15. 誰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著
16. 白兰花　乔　林著
17. 半夜鷄叫　高玉宝等著
18. 我的师傅　唐克新等著
19. 桥　刘澍德著
20. 百合花　茹志鵑等著
21. 五月之夜　果戈理著
22. 第六病室　契訶夫著
23. 伊則吉尔老婆子　高尔基著
24. 馬雅可夫斯基詩选　戈宝权等譯
25. 烟斗　納吉宾著
26. 在丛林中　阿拉米列夫著
27. 烟　柯諾普尼茨卡著
28. 白奴的故事　克里昂加著
29. 狼　韓雪野著
30. 一把小麦　普列姆昌德著
31.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小林多喜二著
32. 薔薇园　薩　廸著
33. 高利貸者　巴尔扎克著
34. 羊脂球　莫泊桑著
35. 云雀　雪　萊著
36.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著
37 西利西亚的紡織工人　海　涅著
38. 沉默的村庄　布萊德尔著
39. 乡村騎士　維尔加著
40. 貢劳格英雄传說（冰島古代传說）

“文学小丛書”第二輯

41. 史記选　司馬迁著
42. 唐宋传奇选
43.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著
44. 孩児塔　殷　夫著
45.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　胡也頻著
46. 短褲党　蔣光慈著
47. 諾尔曼·白求恩断片　周而复著
48. 漳河水　阮章竞著
49. 海員朱宝庭　雷　加著
50. 新的家　艾　蕪著
51. 童話的时代　华山等著
52.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鵬程著
53. 典型报告　李德复等著
54. 汽笛（工人詩歌 120 首）
55. 井崗山上的故事　朱良才等著
56. 潘虎　邓洪等著
57. 我的一家　陶　承著
58. 倔强的紅小鬼　黄明等著
59. 紅色歌謠
60. 送婚調　徐琳等搜集整理
61. 牛郎織女笑开顏　金芝著
62. 馬克思、恩格斯收集的民歌
63. 杜布罗夫斯基　普希金著
64. 馬沒有罪过　柯丘宾斯基著
65. 两个女伴　波列伏依著
66. 米蓋达·布拉图斯　岡察尔著
67. 老麦梅尔到底胜利了　雷特梅島著
68. 歌謠选　密茨凱維支著
69. 七个銅板　莫里茲著
70. 丹娜　吉亚泰著
71. 两亩地　泰戈尔著
72. 我不能死　錢达尔著
73. 卡里来和笛木乃　伊本·穆加发著
74. 虹　奥麦尔·賽斐丁著
75. 我的心呀在高原　彭斯著
76. 鋼花　安德烈·斯梯著
77. 我的苏联兄弟　保尔·蒂雅著
78. 敗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馬克·吐温著
79. 伐木者，醒来吧！　聶魯达著
80. 汗和鞭子　紀　康著



目　次

七个銅板

穷人也可以笑，这本来是神明注定的。

茅屋里不但可以听到嗚咽和嚎哭，也可以听到由衷的笑声。甚至可以說，穷人在想哭的时候也是常常笑的。

我很熟悉那个世界。我父亲所屬的苏斯家族的那一代經历过最悲慘的貧困。那时，我父亲在一家机器厂做零工。他不夸耀那个时代，别人也不。可是那时候的情景是眞实的。

在我今后的生活中，我再也不会象在童年的短短的岁月中笑得那样厉害了，这也是眞实的。

沒有了我那笑得那么甜蜜、終于笑得流眼泪、笑到咳嗽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紅臉盘兒的、快活的母亲，我怎么会笑呢。

有一次，我們俩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来找七个銅板，就是她，也从来不曾象那一次笑得那么厉害。我

們找寻那七个銅板，而且終于找到了。三个在縫衣机的抽屜里，一个在衣橱里……另外几个費了更大的劲才找出来。

头三个銅板是我母亲一个人找到的。她希望在縫衣机抽屜里再找到几个，因为她时常給人家做点針綫活，賺来的錢总是放在那里面。在我看来，那个縫衣机抽屜是个无穷无尽的宝藏，只要伸手就能拿到錢。

因此，我非常奇怪地看着我母亲在抽屜里边搜寻，在針、綫、頂針、剪子、扣子、碎布条等等中間摸索，又突然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它們都躲起来啦！”

“誰呀？”

“小銅板哪，”我母亲笑着說。她把抽屜拉了出来。

“来，我的小乖乖，不管怎么样，我們得把这些小坏蛋找出来。呵，这些淘气的，淘气的小銅板！”

她蹲在地板上，把抽屜放下来，直象是怕它們会飞掉。她又象人家用帽子扑蝴蝶似的突然把抽屜翻了个身。

看她那个样子，叫你不能不笑。

“它們就在这兒啦，在里头啦，”她咯咯地笑着說，不慌不忙地把抽屜搬起来，“假如只剩一个的話，那就应該在这兒。”

我蹲在地板上，注視着有沒有晶亮的小銅板悄悄地爬出来。可是，那兒沒有一样东西蠕动。事实上，我們也并不眞的相信里面会有什么东西。

我們彼此望望，覺得这种兒戏可笑。

我碰了碰那个翻了身的抽屜。

“噓，”我母亲警告我說，“当心，会逃走的啊。你不曉得銅板是个多么灵活的动物，它会很快地跑掉，它差不多是滚着跑的。它滚得可快哪……”

我們笑得前仰后合。我們从經驗中知道一个銅板多么容易滚走。

当我們平靜下来的时候，我又伸出手去翻轉抽屜。

“哦！”我母亲又叫起来。我吓得連忙把手縮回来，好象碰到一只火辣辣的爐子。

“当心，你这个小败家精！干么急着把它放走呀！只有它藏在下面的时候，它才是屬于我們的呢。

讓它在那兒多呆一会兒吧！你瞧，我要洗衣服，得用肥皂，可是肥皂起碼要花七个銅板才能买到，少一个就不行。我已經有三个了。还差四个。它們都在这小屋子里，它們逗留在这兒，但是它們不喜欢人去惊动。假如它們生了气，它們就一去不回了。当心，錢是很敏感的，你得很巧妙地对付它，要毕恭毕敬地。它象少妇一样容易气恼。你不是会唱迷人的曲兒嗎？也許我們可以把它从它的蝸牛壳里逗出来呢。"

天晓得我們在这嘮叨不休的談話中間笑得多起劲。不过那的确是非常好笑的。

銅板叔叔快出来，

你的房子着火啦！……

我一面說，一面就把它的房子翻过来。

下面是各种各样的破烂兒，就是沒有錢。

我母亲噘着嘴在乱翻，但是毫无結果。

"多可惜呀，"她說道，"我們沒有桌子。假如把它倒在桌面上，我們就可以做得更隆重了，并且我們一定会从下面找到一些什么的。"

我把那堆破烂兒抓在一起，放回抽屜里。这时我母亲正在寻思。她絞尽脑汁想她是不是曾經把錢

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但是她什么也想不出来。

不过，我的心里倒动了一个念头。

“亲爱的媽媽，我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銅板。”

“在那兒，我的孩子？我們快把它找出来吧，别讓它象雪一般融掉。”

“玻璃橱里，在那个抽屜里。”

“哦，你这倒霉孩子，亏了你早先沒有說出来！不然，这时一定不在那里了。”

我們站起来，走到早已沒有玻璃的玻璃橱前，还好，我們在它的抽屜里找到了那个銅板，我知道它一定是在那里的。这三天来，我一直准备把它偷走，就是不敢。假如我敢偷的話，我一定拿它买了糖啦。

“得，我們已經有四个銅板了。打起精神来吧，我的小宝貝，我們已經找到一大半了，再有三个就够了。我們既然花了一个鐘头找到了这一个，到下午喝茶的时候，我們就可以找到那三个了。尽管那样，在天黑以前我还可以洗不少衣服呢。快点兒吧，也許其余的抽屜里都有一个銅板呢。”

每个抽屜里要都有一个可好了！那就眞的了不起！这个老橱柜在它年輕的时候曾經收藏过很多东

西。但是，在我們家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不曾放过很多东西；难怪它变得那么破烂，生了虫，到处是窟窿了。

我母亲对每一个抽屜都唠叨一番。

这一个抽屜豪华过一陣！那一个从来没有过东西！这一个呢，永远是靠借債度日的！唉，你这缺德的可怜的叫化子，你連一个銅板也沒有么？这一个不会有什么东西了，因为它在守护我們的穷神。假如現在不給我一点东西，你就永远别想有一点东西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向你要东西！“瞧，这一个最多，”她笑着叫道，拉出那个連底也沒有了的最下一层的抽屜。

她把它套在我的頸子上，于是我們坐在地板上，放声大笑。

“别笑了，”她突然說道，“我們馬上就有錢了。我就要从你爸爸的衣服里找出一些来。”

墙上有些釘子，上面挂着衣服。你說怪不怪，我母亲把手伸进头一个口袋，就馬上摸到了一个銅板。

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瞧，”她叫道，“我們找着了！我們已經有多少

啦？簡直数不过来了！一，——二，——三，——四，——五，——五个！再有两个就够了。两个銅板算什么？算不了什么。旣然有了五个，另外两个沒有疑問就要出現的。”

她非常热心地搜寻那些衣袋，可是，天哪，什么結果也沒有。她一个也找不出来了。就連最有趣的笑話也沒法把另外两个銅板逗出来了。

由于兴奋和辛苦，我母亲的两頰已經泛起两朵紅暈。再不能讓她干下去了，因为这样会叫她馬上害病的。这当然是一件例外的工作，誰也不能禁止誰找錢哪。

下午喝茶的时候到来了，又过去了。夜不久就要来临。我父亲明天需要一件衬衫，可是我們沒法洗。单是井水是洗不掉油污的。

这时，我母亲拍了拍前額。

“哦，我有多么傻！我就不曾看看我自己的衣袋！旣然想起来了，我就去看看吧。”

她去看了一下，你相信么，她眞在那里找着了一个銅板，第六个。

我們都兴奋起来，現在只缺一个了。

“把你的衣袋也給我看看，說不定那兒也有一个！”

我的衣袋！我可以給她看的，里边什么也沒有。

到了晚上，我們有了六个銅板，可是我們直好象一个也沒有一样。那个犹太人不肯放賬，邻居們又象我們一样穷，也不作兴去向人家討一个銅板啊！

除了打心坎上笑我們自己的不幸以外，再也沒有別的办法了。

这时，一个叫化子走了进来。他用歌唱的調子发出一陣悠长的哀叹。

我母亲笑得几乎昏过去了。

“算了吧，我的好人，”她說道，“我在这兒糟蹋了整整一个下午，因为需要一个銅板。少了它就买不到半磅肥皂。”

那个叫化子，一个脸色溫和的老头兒，瞪着眼睛看着她。

“一个銅板？”他問道。

“是的。”

“我可以給你一个。”

“这还了得，接受一个叫化子的布施！”

“不要紧，我的姑娘。我不会短少这一个銅板的。我短少的是一鏟子土，有了这，就万事大吉了。”

他把一个銅板放在我的手里，然后滿怀着感恩的心情蹣跚地走开去了。

“好吧，感謝上帝，”我母亲說道，“再沒有……”

她停了一会兒，然后大大发出一陣笑声。

“錢来得正是时候！今天再也洗不成衣服了。天黑了，我連灯油也沒有！”

她笑得透不过气来。这是一种可怕的、致命的窒息。她弯着腰把脸埋在手掌里，我去扶她的时候，一种热呼呼的东西流过我的手。

那是血，是我母亲的血，是她宝貴的、圣洁的血。我的母亲呀，就連穷人中間也很少有人象她那样会笑的。

凌　山譯

在綠草原上講故事

一

边境要塞的駐防部队的給养是这么恶劣，他們竟已整整十六个月沒有領到一个便士的薪餉了。

他們到草原上去，以免挨餓。如果国王忘掉他們，那末他們就只好用劫夺的方法来找寻他們自己吃的东西；他們将从那些牧放在綠草原上的牲口那里掠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可是这里是很貧苦的，他們虽然已經跑了一整天，但他們还是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因此，他們就在一座小小的森林旁边支起营幕，燃起了熊熊的烈火，用他們拿武器赶来的几只牲口的肉，煮一頓丰富的晚餐。

当他們蹲在厚草地的破短衣上急不及待地等着牛肉燉烂的时候，他們开始講起話来，抱怨着当局。

“只要国王不把我們絞死或者投入监獄，他总算还是比較仁慈的主人！”一个留着长鬚的沉静的匈牙利人忧郁地說。

“就是囚犯也是每天都有每天吃的面包，可是我們这些自由人，却要和飢餓斗爭。”另一个士兵懶洋洋地喃喃地說。

“可是当我們攻占炮台和在以后流血的时候，却也是蛮好的呀！”

“在这样許多的忠誠服役以后，我們还要因为飢餓和穷困的緣故带着所有的孩子逃亡在外！”

“永远做一个流浪汉！”

一个年輕人的笑声，听来好象是充滿着飢餓和异常憤慨似的：

“在查拉伐本来应該有一百名士兵，可是，当德国指揮官到来的时候，他会发現只有四名。其余的都跑开了，因为他們根本沒有吃的东西。如果上尉要曳起吊桥，那末他就非去找女人們来帮忙不可，因为他手头沒有男人。”

年紀大的士兵們都点着头。

“替皇帝——国王服役，是再也不可能了。所有

軍人都替貴族服兵役，因为他們并不尅扣他們僕人的薪餉，每个他們应得的便士，他們都付淸！而且，他們还把很多牲口分配給他們哩。”

“他們必須保护每一座城堡，每一个庄园的邸宅。很多勇敢的人都能够在我們国家里找到生路。”

“唔，如果不是由于这个緣故，战士們总有那么一天会下定他們痛苦的决心。餓死或被絞死，对于他們是很少区别的。他們要做出那些皇上宁願用很多蒲式耳麦子来换的事情！”

“也許他們把坏透了的衣服給士兵，却不給錢！”

“据說克麦隆的水手們再沒有衣服可穿了，他們很多人出去巡查的时候，竟穿他們老婆的鞋子和衣服！”

他們就是这样憤怒地、怨恨地、痛苦地談論着，一直談到小公牛的瘦肉已經煮熟为止——他們靠在栅栏上盯視着它們，就好象是餓狗盯視着骨头似的。

他們慢慢地准备着吃肉。在吃肉的时候，他們安靜下来了。

那是月亮圓的时候，只有很小朵的云彩在天上飄过。

“会下雨嗎?”

“为什么会下雨?在滿月的时候,是从来不会下雨的。光明的月亮,把云彩里的水分都吸干了。她就是用这些水来洗自己,因而她的脸才显得这样光亮。”

“不过天亮的时候还是会下雨的。”

“这倒是可能的。那时她已經洗完,把水倒了下来……”

“你懂得很多,米克洛斯武士!”

“我懂得很多,見过很多事情。”

米克洛斯武士坐在一段倒下来的粗树干上;他已經把树干上的枝条都砍下来燃火了。

他讓他的两只手垂到靴子上,懶洋洋地凝視着远处,一直望到那在滿月照耀之下的牧場中跳动着的火光之外。他有一部长长的、卷成德国式的胡子,胡子上沒有塗蜡;他的浓眉毛几乎完全遮住了他那双灰色的小眼睛,好象柳条掩盖着菢母鷄和它的小鷄似的。

“团长們再也找不到士兵了,”那个黑胡子又开始說起話来,从他的嘴唇上揩去了油膩,“因为沒有

酒。如果有酒，他們有更多的人会来！”

“照例是这样！”米克洛斯武士忽然憤憤地叫道，“我要告訴你們一个故事……”

“静一静！”有几个人喊道，“米克洛斯武士要講一个故事啦！”

“不要多話！”

“在小树林那边的人不要吵鬧！”

慢慢地大家都静下来了，在倒下来的树干四周围成了一个圓圈。米克洛斯武士开始講起他的故事来：

“我已記不得它发生的地点，不知是在奥克斯伯格还是馬格特伯格，我只記得我們是和福格克斯老爷的部队一起在德国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們是去打捷克人的，可是我們尊貴的福格克斯老爷却对我們說：‘孩子們，我們只要操一件心事，就是要尽可能地生活得好一些。当那些德国强盜侵入我們国土的时候，德国的雇佣部队就把我們吃光了；現在正是我們以同样方法进行报复的好机会。我們对捷克人却要客气一点。我們只是为了宗教的緣故去打他們，可是我的爱妻却和他們同一信仰，我实在不願意使我

的好太太伤心。'

"我們懂得他的意思，照着他所吩咐的做。

"可是，要生活得好却是困难的，因为我們的薪金很少，而物价很貴。用两个福林一月的代价，却不容易打动貪心不足的德国人，因为在他們那里，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价格，每一所房子都有一扇大門，好象一个島上的炮台。我們只有依靠狡猾才能增加一点收入。我們之中有聰明的脚色，自然，他們甚至能够偸到基督的左眼。我們就是准备这样地来度过冬天的。

"在那里，我碰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是和一个女孩子的故事……

"因为，你必須知道，德国人叫他們的女兒躲避匈牙利士兵，就好象是躲避魔鬼似的，甚至更厉害些。当我們在那里的时候，他們把年輕女孩子和少妇們都藏在房子后面或者地窖里。我相信他們甚至把她們藏在地下，以免被人看見。大約有三个礼拜之久，我們誰也不能夸口說曾經見过一个女人。

"在那时候，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啊！那时我是又高又苗条，留着一綹亚麻色的短鬚，长长的褐色头

发，蓝色的眼睛和一个女孩子的表情。我的手和脚是这样的小，他們甚至想叫我当皇帝的侍从，但我却一点不懂德文，而且不願意学习，因为每逢我照他們的样子讀出一个字音来的时候，他們笑得那样厉害，使我差点兒羞死。'唔，'我說，'与其讓人家笑我，还不如仍旧做一个每月領薪餉的战士……'象你們所知道似的，我是一个很傻的人……

"可是女孩子們都盯着我看。我并不怕女孩子們，甚至她們是德国女人我也不怕。因为我早已渴望着她們。如果我知道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一个女孩子，那我簡直能用十个指头推倒一座石房子的墙壁！喂，現在听我說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天，当我正站在一堵高墙下面的崗哨上——从那里可以望見群山——警卫着城郊，感到非常厌倦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我的头上有笑声。是女孩子的笑声。我抬着头仰望，却是白白地费力。我所看到的，只是几扇和小孩子的头一样大小的窗戶。她們又笑了。我看着，看着，一直看到我的眼睛几乎跳出了我的头顱，可是我什么也沒有看到。

"笑声第三回又响起来了。当我抬起头来的时

候，某种坚硬的东西扔到我的脸上。它几乎打中我的眼睛。

"'我的运气来了，'我說，'是什么女人在开我的玩笑呢。'于是我俯下身去捡起那块她用来打我的小石子，瞧，我的脚旁竟躺着一块发光的金子……"

张着嘴巴傾听着的士兵們，发出小声的叫喊。

"那才有点名堂哩！"他們妒忌地說。

"一块发光的金子呀！"米克洛斯武士重复着說，用拳头比拟着它的大小，由于回忆而变得十分兴奋了。

"'这开头开得不坏，'我自己想，'一个女人竟象石子一样地撒她的金子。'我从各方面来看我的金子。我想看一看送金子的人。可是那堵墙陡得厉害，就是一只山羊也爬不上。那扇窗很高很高，从那黑暗的、幽深的窗戶里簡直听不到一点声音……

"我想找出誰是我那快活的小女友，可是那块金子却在我的口袋里垂得非常沉重。'好吧，'我想，'明天我可以找到的，今天且先做更迫切的事情。'于是我就回到我的伙伴們那兒去，把金子拿給他們看。他們哪有不喜欢看到它的道理！我們就在当晚用这

金子举行了一次宴会，在这宴会上，就是老軍曹也喝醉得好象死了的一样……

“第二天下午，我的酒已經醒了，回到出事的地方去。那完全看不見的小家伙，已經在等待着我，因为我一到那里就听到了她的笑声。

“‘哦，全能的上帝，’我自己想，‘我怎么弄得清楚这件事情呢？’

“我挺直了頸子，不断地看着。可是不論我看着天上或者看着房子，都沒有看到什么。

“我轉过头去，可是，瞧，有什么东西打到我的鋼盔上。它甚至打伤了我的头頂。

“我俯下身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原来又是一块金子。”

“你无疑地是走运了，”一个躺着的战士說，“如果天天都是这样子，那末你在奥克斯伯格的冬天一定是过得很好的。”

“是的，孩子，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种情形竟繼續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我都得到了金子。但在早晨，它常常同它从来不曾存在过似地消失了。托我的福，整队人都喝飽了酒，因此他們竟象叭兒狗似地

看待我。

“于是，到了第七天，我內心里正感到苦恼，因为，尽管有那些金子，可是我甚至还不曾打算从另外一边，就是从城市那边看看那所房子是怎么样的，里面住着什么人，誰是有这样多的金子，甚至分給孩子們当玩具，把它們抛出到窗子外面；象我所說的，在第七天，我又听到了那种笑声。我抬头仰望，看到有一根繩梯正从一个窗戶中放下来。

“它一直降落到我站着的地方。

“我紧紧地抓住它。它是結实的、很好的。我爬上了第一級梯子，它受得住我的重量。我一直爬到窗台，一点也沒有注意到我是在爬着梯子。

“那窗台至少有一尋高，可是它后面的那个窗孔是那样的小，我竟不相信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挤得过去。”

“你可曾挤了过去，米克洛斯叔叔，你挤过去了沒有呢？”

“我当然挤过去了，孩子，就是一个老鼠洞，我也挤得过去哩。

“当我挤过窗子，走进了一个黑暗的小房間的时

候，我听到了一种微弱的喊声。我并不注意它，却一直走了进去。我擦了擦我的眼睛，看着四周，却发現自己单独在一間小房子里。它并不比一个地窖大些，里面只有一张不結实的桌子和一条板凳一类的东西。

“‘唔，米克洛斯兄弟，’我对自己說，‘你进是进来了，可是你出得去嗎？如果这不是监獄，我願受天罰！’

“我試了一試房門，因为它是从外面往里开的。我把头伸了进去，看見一个肥胖的老妖精正在盯視着我。她那样地盯視着，好象是看到了一个魔鬼。她甚至喊也喊不出来了。”

横七竪八地躺在綠草上的士兵們都醒来了。听众們都兴奋起来，米克洛斯武士的每句話都引起了輕微的笑声。他被那些快活的听众們的眼睛所显露出来的注意所激动，因此他的說話也更流暢了。

“我对她說：‘不要害怕，老奶奶，我不是坏蛋！’她只是說：‘沒有財宝箱。’

“‘啊，’我对自己說，‘这眞是为难，如果这就是我們彼此之間能够懂得的唯一的話語。’

“我要求她至少告訴我把金子扔在我的鋼盔上的人是誰！……她不懂。我拿下鋼盔，表示給她看金子是如何地撒落在鋼盔上面。好象她終于懂得了。她伸手到錢袋里去，拿出半手把銀币，很温和地递給我。

“‘喂，’我对她説，‘我不是一个土匪，也不是一个强盗，却是一个匈牙利的战士。我不是为着要錢来的，却是为着一个女孩子，为着亲一个嘴才来的。’于是我捻着我的胡子：唰，唰，唰！

“你想怎么样，这老家伙竟听懂了我的意思，开始一板正經地笑了起来，羞怯怯地紅着脸，一再重复地説道：‘Tifel, tifel,① ”

士兵們用尽他們那健康的肺部里的所有力量，大声地、长久地笑着。有的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有的把帽子高高地抛入空中。或者用他們的手掌互相亲热地拍着背部。

“唔，米克洛斯叔叔，”其中最年輕的小伙子們叫着説，“那末你怎样办呢？”

① 德文：小鬼，小鬼！——譯者注。

二

米克洛斯武士捻着他的胡子。

"'Tifel, tifel! 讓我先坐下来，老奶奶，謝謝您的好心！在您把那个女孩子——她的笑声我是在墙脚下听到的——給我以前，我要一直在这里等下去！……'瞧，这个魔鬼的老祖母以为我說的是她，因此她象咬了一口酸苹果似地笑了起来……"

士兵們笑得前俯后仰，互相胳肢着和踢着，插进了很多傻話，以致老米克洛斯一时竟无法繼續講他的故事。

"以后呢？……結果怎么样？"有的人要求知道。

"以后怎么样？"米克洛斯說道，"唔，这个老妖精站了起来，伸开了她的两臂，用她那榛子爆裂一样的声音說着話，'如果你要亲我的嘴，我也不見怪，可爱的匈牙利英雄，可是我請求你尊重我的青春！'"

士兵們因为快活而哄然大笑。

"'啊，我已經象只掉进蜂蜜里去的苍蠅似地滚到了这个尊貴的老太太身上，'我对自己說道，想法

从另一道門溜出去。

“可是，当那老妖精看到我挨近門口的时候，她的脸都白了，她的腮帮子变成鉛灰色。她說：‘不要走，不要走，我可爱的匈牙利战士，带着短剑、土耳其匕首和德国短棍的士兵就站在那扇門的外边，他們会立刻宰了你！’

“‘我不管他們会不会宰了我，’我說，‘可是我无論如何要找到我那个眼光灿烂的公主！’

“如果不是听到門前的剑声，我真的会这样做。有什么人在門外用着粗哑的德国話咒駡着。我的老妖精怕得腿都軟了起来，可是她支持住自己，警告我至少要站在旁边。

“我坐在角落里；于是她把門打开了一点兒。通过門縫我看到了十个光景的人站在門外；这是些肥大的、矮胖的人。沒有鬍子的捷克僕人拿着大棍子，象疯狗似地嘴里淌着口水。

“‘事情严重了，’我自己想，‘可是我并不胆怯。’我双手抓住了剑柄想道，‘如果就此完蛋，我也决不願意輕易送命哩！’

“可是在外面他們却老是講着話。一个声音很

可怕的人想要知道里面是誰。我的老僕人却賭咒說里面沒人。一个人也沒有！他們不相信她。'那末，你們进来自己看看吧，'那个老妖精說。于是他們相信了。

"我并不否認，这是一个大大的安慰，这不是因为我担心自己的生命，而是因为我已下了决心决不在找到那个有大量金子和清脆笑声的小姑娘以前死掉。

"那个老妖精回来了，她非常自傲。她鎖上了門。她說：'喂，你这漂亮的、魁伟的战士，要感謝我这趟救了你的生命！可是現在赶快离开吧，因为如果那些家伙碰巧往里面看了一看，那末他們就会把你斬成这么小的块块，甚至沒一个医生能够把你的皮肤再縫起来哩。'

"因此我对她說：'那用不到你操心，伯母，你不如告訴我那个替我放下繩梯去的小姑娘究竟是誰吧……'"

"你怎么能够使你們彼此懂得——"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从士兵中喊道，"如果她不会講匈牙利話，而你又不懂德国話！"

"无聊！"武士米克洛斯不高兴地說，"自然我們不会懂得彼此的說話。她喋喋不休地說着話，說着她要說的話，我也說着我要說的話。就象这样地她說着，我也說着，什么事情都如人意。可是我想告訴你們的是：这个老畜生竟懂得了她本来不应該懂得的一切事情，但我一开始說到那个女孩子，她就假装着耳聋。无論如何，当我指手划脚地說明接吻和拥抱的时候，她輕輕地喊了一声，說道：'好，我的天使，我的小鴿子，如果你这样需要我，那就带了我去吧，我是你的，你是我的，什么也不能把我們分开。'她一面这样地說着，一面就象个包包似地扑到我的脖子上，用着足以勒死任何人的力气，把她的两只胖胖的手臂死摟着我。"

"那末你怎样办呢？你亲了她嗎？"

"我狠狠地亲了她。只要她是一个女人，就是她有七百岁，我也是不管的。这个女人却还沒有这样老，只是好象是这样的罢了。她是热情得很的，只是她的灰色衣服使她看起来这样老罢了。

"当我拥抱完了她的时候，她請求我离开——如果我的生命对我还有些价值的話，因为七头龙已經

动身到这兒来，她能够聞到烟味。因为，你知道，德国人有一股好象直接从地獄里出来的龙一样的臭味。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女人这样喜欢匈牙利士兵的道理。

"于是她把錢塞滿了我所有的口袋。我不知道她从那里拿来所有的这些銀币，可是在我注意到这件事情以前，我那褲子和紧身衣的口袋已經被銀子装得这样沉重，以致它們几乎要把我扯倒。

"唔，我知道再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因此我就爬上了窗子，挤过了那个狹小的窗孔。那窗孔是那样的窄，在我挤过去的时候，竟挤得扁扁地好象是一个經过了压榨的油炸餅。

"于是我把自己縋下了那个可怕的深渊。我可以告訴你們，当我的双脚最后着地的时候，我必須抹我的前額。

"我縋下以后，又朝那扇窗戶举起了我的鋼盔。从那扇窗戶中，現在我又听到了那銀子震动一样的笑声，好象我正听到了一只斑鳩的啼囀。

"'如果現在不行，那就再找一个时間吧。'我回队部里去的时候，自己这样想。我把所有的錢都当

他們的面倒在桌子上。

“第二天早晨一个錢也不剩了，整个队伍人都喝着我的酒。”

“可惜你現在一点也不能給我們了。”

“我自己却毫不在意。”米克洛斯武士呻吟着說，“我們喝的酒是多么好啊！是萊茵酒！那是眞正的酒！它黃得和金子一样。我們把它从綠色的玻璃瓶里倒出来喝。你可以象喝蜜汁一样地喝那种酒。你不必吞咽下去，只要张开你的嘴巴，把它倒下你的喉嚨，好象第沙河順着你的喉嚨流泻似的，那么平靜，那么舒适，如果有一只土耳其船順流而下，你也不会注意到。还有那些稀奇的点心，那些德国的糕餅，柔軟、香甜、而且松脆，如果你把它們吃下肚里去，那末你就可以喝整桶整桶的萊茵酒。他們用酒吃小燻魚；这些小燻魚只有我的小指头一般大小，可是它們会融化人們的口水……”

“不要再說了，米克洛斯叔叔，我的确已經开始淌起口水来啦！”

“你所說的那些事情，”到处都有襤褸的、饑餓的士兵对着星光灿烂的夜空低語着，“誰知道是不是最

好起身越过原野，不断地前进，一直走到那太阳照耀的地方；在那里，就是水也象牛奶和蜂蜜一样的甜，小孩子們背上都插着一把刀子在田野里跑着……”

“那个女孩子怎么样呢？”有人在閃爍的月光中跑出来問道，于是米克洛斯接上故事的綫索，繼續加油加醋地說了起来。

“这个女孩子終于按时找到了，在等着你的到来哩！

“可是在找到她以前，还遭遇到了很多事情。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那里了，站在我一向站的地方——站在那巨大的炮台墙脚下面。

“我又听到了那清脆的笑声。

“当我望着那高楼的时候，我象一只雄鷄似地眯起了一只眼睛大胆地眺望着。当我正在望着的时候，看見了一种白而小的东西往下飄蕩着，好象它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微风輕輕地把它从那扇小小的窗戶中吹下来。它象一只大蝴蝶似地飄蕩着，停留在我那把劍的尖端上。

“‘天啊，’我对自己說，‘这又是什么呢？’

“那是一块小小的花边手帕。

“它不过象我的手掌一样大。我把它打开，有种奇异的香气透出来。它扎得很好。如果它不是当时就破了，也許这时还会保存在我的口粮袋里。时間的消逝把很多东西都化为烏有，为什么它偏偏要爱惜那块小小的手帕哩！

“我把它蒙住我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把它按平。‘天啊，’我想，‘怎样才能亲一亲那双綉成这块手帕和把它信托給微风的小手呀！’

“当我站在那里梦想着，和想着我的苦命——它硬把我从那前一天对我还是那么接近的天使拉开——的时候，就是群山也在我的眼前模糊起来。啊，只要我能再上那里去一次，我不但会砍倒所有的德国野兽，而且会推倒一堵石墙去找我的小星星哩！

“我并不需要悲伤多久，因为，当我往上看的时候，我看到那条繩梯又慢慢地放下来了，好象它就是从天上放下来似的。

“我来不及考虑，一刻鐘也来不及考虑，当它一落到我伸开手的地方，我就一把抓住它的最下一节，馬上爬了上去。

“一分鐘以后，我就已經爬到窗口，第二分鐘我

就已經进了房間，第三分鐘我却已經上了脚鐐手銬，手脚都被拴了起来，手銬上面还拴了一个二十四磅重的炮弹。

"在我能够开口以前，我就已經象一只投入捕鼠机的耗子似地被捕了。"

"啊呀！"

在草地上的士兵們都屏住呼吸。他們都因这个新的发展而感到惊愕。他們微微地、害怕地喘息着，用着惊奇的眼光傾听着米克洛斯的故事。

"情况就是这样。那时我的力气还沒有一只瞎眼睛的烏鴉那么大。我被投入了一只角落里，好象是一捆繩子；一群德国枪騎兵站在小房子中間，站在我的面前，穿着他們的尖头鞋子，用他們的短棍子敲着地板。

"一个长脸的小家伙发着号令，他是房东。他蹦跳着。当他用他的土話咒駡着我的时候，他的嘴里直噴着口水；我希望他的心脏会跳出它原来的地方！

"当他喊累了的时候，他命令他的一个手下人上前，把我背起来。

"然后他們把我象一只送到屠場里去的綿羊似

地带走。他們把我带到一間小房子里，那里前一天我曾經同那个老妖精玩过一場把戏；然后他們又把我带进第二間房子，然后又是第三間，第四間，第十間，一直带进了一間明亮的大房子。

"你从来不曾見过这样富丽的房間。那里堆滿了金的和銀的东西，架子上的金杯、銀烛架，装飾着人象和动物形象的大盘子，一直堆到天花板；它們好象泻进窗戶的阳光似地閃耀着。他們把我摔在一只大鉄箱旁边，而且鎖上了門。那扇門是用一些和我的手一般厚薄的鉄条做成的，可是它們是排得那样的紧密，就是一只猫也不可能鑽过去。这些鉄条把整个房間隔成两半，好象它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把房間隔开的目的而制造似的。里面半間是金庫，外面半間是兌換所。我发現这所房子的主人不是兌換商人，就是市长，或者誰知道是什么人。在外面半間房子里有一张写字台，在里半間是財宝——还有我。'喂，'我对自己說，'看我的朋友米克洛斯，你可要自己好好地干呀！現在你很容易地进到兌換金錢的德国老狗的財庫里面来啦！'

"房門鎖得很結实，他們鎖了三把鎖在上面；他

們留下三个拿着鶴嘴鋤的捷克看門狗監視我，其他的人却都离开了。

“只要能知道他們要我干些什么就好啦！可是尽管他們对我大声地叫喊，特别是他們那个皮包骨的头子喊得更凶，我却一点也听不懂他們的說話。

“我所懂得的唯一事情，只是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决不会相信金子和銀子能够这样厉害地伤害人們的肋骨。我常常希望有很多金錢，多到甚至我的睡床也可以用金子来做，可是現在我却轉过身来想找一个光滑的地方，把金瓮和其他东西都从我的身体底下拿开。

“那些看門狗靜靜地看了我一忽兒，可是忽然他們象发疯似地笑了起来。

“我大大地发火了。

“‘喂！’我对他們說，‘我要用你們的骨头来礳栗子！你們以为你們能够愚弄一个匈牙利的战士嗎？’

“我用牙齿来咬綁我的繩子，在你能够数完三下以前，我已經把我自己解放出来，好象我从来沒有被綁过似的。我溜出繩子，就好象是一只蝴蝶出蛹。那些人只是吃惊地看着；当他們看到我已在自由地

走动的时候，他們竟不敢相信他們的眼睛。”

三

“于是我环顧着四周。唔，朋友們，我不知道你們究竟有沒有見过金錢，可是我明白那时我是見了一些的。我能够把它看一个飽。我尽可能地睁开眼睛，对它們說：‘現在看吧，看一个够吧，因为只要这样的世界存在一天，你再也不会置身在这样多的金錢里面了。于是我开始用两手尽量拿錢。那个大鉄箱子装滿了金子，装得那样的滿，以致竟掉到外面来了。我用两只手和一个杓子舀着，这就好象在我小时，当我母亲把麦子冲洗干淨，又把它晾在一张油布上，而我却躺在那些干淨的麦子中，仿佛在湖里洗澡一般的时候的情景差不多。我卷起了我的两只袖子，讓所有的金子接触到我的皮肤。那些金子黄得很可爱，大半都装在透明的錢袋里；在那些錢袋里，它們能够象阳光透过油漆的窗子一样地閃耀。那里也有很多貴重的武器。手枪的枪身都同我的手臂一样长，鑲嵌着銀子和一个象牙的枪托，枪托上面刻着老

虎，那些老虎那样的憤怒，仿佛我們甚至可以听到它們的吼声。那些美丽的紧身衣的鈕扣，就好象是王子們用的那种鈕扣一样；还有那冠飾和鞍被！請相信我，只要能够用一用它們，一个人就是当馬也是无所謂的哩！”

“如果不是你的，那又有什么好处呀！”睡在草地上的一个人說道。

“不是我的？誰敢这样說？那时它們都是我的，我把它們都拿在手里，我把自己那双发烧的手浸在它們那可爱的凉快之中。于是我开始干了起来。我脫了我的破烂衣服，把自己全身穿得漂漂亮亮的。我穿上了一条美丽的鑲着金边的褲子，我脫下了破鞋，换上了一双时髦的、一直穿到我的小腿的靴子。我披上了一件短外衣，它一直垂到我的大腿上，发光的褲子上的金边远远地都可以看到。它在腰部下面突了出来，好象是一个女孩子的裙子。我也拿了一件半袖的斗篷，它的皮領下遮盖着我的肩膀。我拿了一頂飾着两根长鴕鳥毛和鑽石冠飾的小帽子。如果我剪了发，刮了脸，那我看起来簡直象个貴族，就是維也納皇帝举行的最盛大的舞会，我也可以毫无顧

虑地去参加了……”

“喂，你这破烂的外套，”一个士兵对他那件扔在地上的肮脏的白外套說，“你服侍这样高貴的一个主人，你应該害臊！”

“我也願意把我的紧身衣去換那样的衣服，一点也不可惜。”另一个士兵喃喃地說。

“如果衣服至少是好的，可是一年前他們和薪水一道发給我們的料子却太蹩脚，不到一个月，我們的胳臂和膝盖都已穿通了。”第三个士兵叹着气說。

“两年工資也不够买一套衣服。象我們現在这样子，在进天国的时候，我們甚至不好意思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哩。”

“等那会計員来吧，如果他不給我們好衣服，那末我們就要用狗皮包他！”

“絨布和毛布都要比他們的布强得多。我希望我們能够得到一点！那种料子就是风刮也是刮不破的。”

“静一静！看那顆天上的金牛星是多么高了，可是我們还沒有听說米克洛斯叔叔在那德国人的財庫中究竟怎么样哩。”

米克洛斯武士等到他們都安靜下来以后，又开始講起他的故事来：

“我在腰間佩了一把好剑，还把一枝枪口鑲着金边的短枪挂在肩上。唯一的困难就是那里沒有火藥，只有装在袋子里的金粉；用那种金粉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却不能用来射击。我把它装滿了我已經系在腰間的錢袋里面，还把其他一些錢袋都用金带子挂在我的頸子上面，使自己看起来好象是一个卖藥商人。那时我知道什么都沒有装滿的錢袋那样輕松，因而我决不願意用光是看看烤肉来滿足自己。

“唔，当我准备好了的时候，正在看着我的德国‘雇佣兵們’开始对我說起話来。我不懂他們的話，但我却看見他們的嘴巴淌着口水。如果我們之間的那扇門不是鎖着，他們一定願意同我一块兒在里面，跟我一样地干起来。可是事实上他們只是对我說話，伸出他們的手来拿里面的一些金子。‘你可以要拿多少就拿多少，’我对他們說，‘可是要先开門。’

“这个他們做不到，可是忽然一个漂亮的女僕走进房間来，通过鉄栅看着我。我捻着髯子，对着她說：‘放我出去，漂亮的姑娘，我会使你的一生都很幸

福。’

“她不懂我說的話，可是她脸紅了，这好心的姑娘，她慫恿那些看門狗开門。她伸手到那个她带在身边的小錢袋里拿出了一串鑰匙，解释給那些家伙怎样用它們来开門。我答应只要他們放我出去，就可以給他們很多金子。那三个德国人非常願意，可是他們害怕同时要服侍两个主人。

“我从鉄栅中伸出手去，把一大把金子分給他們。他們搶着把它們拿走，他們的眼睛差点兒爆了出来。可是那些恶鬼們也看中了那个女孩子，他們动手来抓她，告訴她他們放我出来以前，她要和他們每个人都亲一个嘴。”

“这些恶魔！我希望烏鴉把他們的眼睛啄去做石弹的游戏！”一个年輕人喊道。

“她很漂亮，那个姑娘，”米克洛斯武士接着說道，“她的皮肤是柔軟的、雪白的，她的脸蛋呈現着桃紅色。他有一双又大又肥的手，寬大的胸脯，圓圓的大腿，如果她在这兒，老朋友們，什么事情你也願意替她做哩。当我看着那些畜生瞟着她的时候，我身上的血就流得很快。哎呀，我不知应該对那个可怜

的姑娘說些什么。我願意告訴她：'讓他們亲嘴吧，妹妹，只要他們放我出去。'可是要牺牲一个女孩子的荣誉来救我自己，却使我的匈牙利人的热血沸騰起来。那个可怜的女孩子激烈地抗拒着，叫喊着，可是当她看見走头无路的时候，她就用两只美丽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把一个鑰匙交給其中的一只看門狗。他开了第一道鎖，于是馬上扑到那个女孩子身上……他把他的胳臂抱住她的腰部，好象要拗断她的骨头似地拥抱着她，用他的两只大手撫摩着她，把她全身都吻遍了。"

士兵們在周围移动着，彷彿一陣微风吹过蘆葦似地叹息着。渴望女人的欲望在他們的心里苏醒了，他們用着凝注的眼光和顫抖的神經，注意地傾听着米克洛斯叔叔那緩慢的、嘶哑的、激动的說話声音——这些話語好象燃烧着的火絨似地从火里消失，使它們自己嗞嗞作响地鑽进了小伙子們的血液里，形成了血的洪流。

"当輪到第二个'雇佣兵'的时候，他也开了第二道鎖，扑到那个女孩子身上……我因憤怒而咬牙切齿，象一只餓狼似地叹着气。'在我听起来这是坏的

音乐，看起来这是坏的跳舞，'我对我自己說，忍受着痛苦，咬嚙着我的拳头。可怜的姑娘正用她那美丽的眼睛看着我，似乎說：'喂，漂亮的匈牙利战士，不管你是不是向我求爱，我却正为你牺牲着我的生命。'我在那里簡直象一只关在籠里的老虎！我象疯了似地轉着圈子，用拳头打着我的头。我需要更多的武器，因此我撿起了一把土耳其的四刃匕首，很多銳利的短剑和德国的小刀，想用它們去刺他們的喉嚨或者我自己的喉嚨。那女孩子躺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她那雪白的皮肤上的衣服已被撕破，她那寬大的雪白胸脯袒露着。她那胸脯是玫瑰色的，却象一支折断了茎的芍藥似地憔悴了。"

田野上是一片可怕的沉寂，一匹馬正在远处嘶鳴着，好象是回答似的，士兵們的馬都嘶了起来，哀鳴着和踢着。在这沒有女人的春夜，这些男人們俯臥着。他們的嘴是干燥的。他們带着激情傾听着所有不可思議的东西。

"第三只德国狗急不及待地等着他的份，他从小姑娘的手里一把夺过鑰匙，开了門上的第三把鎖，好象我根本不在那里似的。他已經丧失了他的理性！

"我立刻走出了囚籠。我手里拿着一把短剑，一跳就跳到他的身上，把它刺进了他的喉嚨。它刺穿他，好象是刺穿了一块牛油。我的手几乎也带了进去，从他的背后出来。

"于是我又进攻另一个，使他来不及鎮定一下。我的左边有一根装着鉛头的手杖，这是一根鑲銀的棍子。我用它打他的头，它打到脸上的任何地方，肉都打掉了。他的鼻子以下，他的骨头都露了出来，正象你用一根棍子把南瓜拨給牲口吃似的。他的两只胳臂在空中揮舞着，他不知道应該把它們怎么办，于是他突然一轉身，就象一个滚倒的玩偶似地倒在地上；他好象一只公鷄似地在地上扭动着，带着他那割断的頸子。"

"烏啦！烏啦！"一个結实的小伙子用着战士的狠嗥似的声音叫喊着。在草地上，在寒冷的月光底下，他們兴奋地听着残酷无比的故事。

"那时第三个人已經拔出他的剑来。这就是首先羞辱女孩子的那一个人。他媽的。我是怎样地揍他啊！我就是要找你，我的孩子，我只是要你来满足我吃生肉的欲望。我象一匹扑向馬粮袋的馬兒似地

向他扑去，把他手里的剑打下来。它釘在門柱上，一直釘进木头里去。我一手掐住他的喉嚨，象他騎在女孩子身上似地騎在他的身上。你要亲嘴嗎！？……是嗎！？……于是我揍他。你这德国婊子养的要記到！讓我把你那个残酷的灵魂榨出来吧！”

“揍得好！……”一个小伙子喘着气說。

“当我最后站起来的时候——这簡直是人狼吃人——我看到那个小姑娘睜着眼睛和张着嘴巴地站在那里，好象死人一样地蒼白，她以为自己遇見了一个見人就杀，不管他們是誰，就象野狼似的疯子。我对她微笑，举帽向她招呼，可是那个可怜的孤兒却只是盯着眼睛看我。我应該怎样使她恢复知覺呢？虽然我曾經象对小斑鳩說話一样地对她說話，可是她不懂我的話。为了她的恐怖，我出了怎样的代价呢？我居然为她跳起战士的舞来了。”

几个兴奋的、喘气的、爬臥着的士兵叫喊着，拍着手；所有的人都快活地叫喊道：

“啊，啊，跳舞接着跳舞！”

“很好的跳舞家，漂亮的家伙！”其他的人都附和着。

"相信我，我为她跳舞就象我在伊慈脱根战壕里跳舞一样，那是在对土耳其人进行大包围的时候——好象我們在那时跳舞一样……在枪林弹雨之中！"

他們深深地叹息着。伟大光荣的甜蜜回忆，鑽进了他們的心里。

接着是沉默。一陣从森林角落里吹来的风使长满了新芽的树枝簌簌地响着。星星冷清清地閃耀着，寒冷的晚风吹着小伙子們的背脊骨。

"把一只母牛委托給一个战士！"一个黑鬍子的人用着沉浊的声音說，把他的大衣裹得更紧了。

米克洛斯武士叹息着，沉默了一会兒，然后又接着講道：

"那个小姑娘把她的手擱在胸口，笑着，哭着，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淌下来，可是她的脸上却閃耀着快乐。

"她拿了鑰匙，把每把鎖都放回原处，然后她轉动着鑰匙。她把我摔出来的金子都放回我的口袋里，然后拉了我的手，把我从那个房間带回那所窗外挂着繩梯的小房子里去。她从衣服里取出一封信，把它放进我的怀里，然后温柔地把我推向窗口。

“我覺得一点办法都沒有，好象是一个老鼠掉进了南瓜。我对那个小姑娘怎么办呢？如果我离开她，她就会由于我的緣故而受到可怕的遭遇……‘不，’我說，‘你跟我走吧，我的姑娘！’

“她是願意跟着我走的，这可怜的孩子，可是，我的媽，她却肥得挤不过窗子。她能够伸出头去在后面看着我，可是她那身体的其他部分却就卡住了。我抓住了她的头发，想拉她出去，可是她說她还是讓我自己一个人走的好些。

“因此在热烈地亲了她几次以后，我就离开了。每个女人的身上都躲藏着九个魔鬼，她一定能够找到一个方法来洗刷她自己的。

“我可以对你們发誓，对于那三个‘雇佣兵’我是很感到抱歉的，可是我絕对不替他們悲痛，他們作恶实在已經作够了。”

“坏透了，”黑暗中有人用严厉的声音說。“讓他們都在地獄里烂掉吧。他們就是从我們嘴里搶走面包的人。”

四

“那是眞的，”那个留着黑鬍子的老头説，“一个雇佣兵吃了八个匈牙利战士的面包。”

“八百个！”另一个人説，“他們按时領薪水，他們拿双份报酬，可是我們却一連十二个月沒有見到一个便士！”

“上帝会給他們报应的！”

“也会給皇上同样的报应！”

“他更会如此，因为我們虽然推举了一个副官，化了很多錢派他到維也納去要薪水，可是他老是空手回来。”

“他們以为我們是象天使一样地沒有形体的！”

“以为我們可以靠喝西北风过活！”

“以为我們可以赤身裸体地跑来跑去！”

“以为我們只需要空話！”

“讓他們把那些旣不需要吃、喝，不需要穿衣服和任何东西，也不要求薪水的人派到边境的要塞中来吧。”

“自然，那些雇佣兵們正在深及两膝的好食物中通过。一到我国来，他們馬上給德勃里森的恐慌所誘惑：他們变成肥羊一样的胖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不是他們把随便什么他們拿得到手的东西都吃掉了嗎？”

“在我們国家里，他們竟仿佛在他們自己家里一样！”

“为什么不呢？你們祖国是你生活得很好的地方哩。”

“全能的上帝会給皇帝报应的！他会責罰他的肉体和灵魂，使他感到这样的不舒服，甚至可以把他做一个所有統治者們的榜样。”

“米克洛斯叔叔，你别因为把那些雇佣兵們象癩虾蟆一样地扑灭而感到难受！”

“鬼才难受！”米克洛斯武士說道，摆脫了他的思想。“可是讓我告訴你們那些还沒有講的故事吧。

“当我穿着那些耀眼的衣服走进我們营幕的时候，所有值班的士兵們都向我致敬，那个最年輕的軍曹在我的面前立正，說他很抱歉，說沒有一个軍官在营幕里，上尉已經进城去了，因为少校曾經来告訴他

一个匈牙利战士因盗窃而被逮捕，他們要把他切成四段，釘在四扇城門上。

“‘他們可以釘他們的奶奶，’我笑着說，‘你不認識我嗎，安多拉斯哥哥？’

“‘米克洛斯！’安多拉斯喊着說，‘是你，还是你的灵魂呢？’

“‘当然是我。可是先給我一点兒什么吃的，等会再講給你們听吧！’

“他們給我一肩膀的羊肉，我馬上吞咽下去，好象它是一只小鴿子似的。

“于是我把我的故事講了一部分給他們听，他們同你們現在一样地张开了嘴巴。

“吃午飯的时候上尉回营了。当他注意到我穿着那么华丽的衣服的时候，他跳了起来，盯着眼睛瞧着我，然后笑得那样的厉害，以致他的肺部也几乎要爆裂了。

“‘你穿得象春天的老鼠一样。你从哪里拿来这些衣服的呢？’

“我告訴了他。他笑得非常厉害。于是他告訴我德国人怎样找到了那个空的籠子，死了的雇佣兵，

和鎖得好好的房門，硬說那匈牙利战士就是魔鬼自己，命令上尉带走他的匈牙利部队，不住地打着鐘以驅逐魔鬼。

"'当心点，不要太抛头露面。'福尔格斯老爷对我說，'后天清早，我們就要离开这兒，因为我也給你的恶作劇弄厌煩了。'

"不錯，可是我却为我那个小仙女而感到心痛，为了她，我曾經战斗过，曾經因为沒有看見她一眼而受过那么大的痛苦。

"我下决心再試一次，就是牺牲我的生命也不在乎。我要再在她的窗下走动……"

在那时候，他們听見了从树林那边传来一陣沙沙的响声。那些躺在草地上的、正在一声不响地听着米克洛斯叔叔那亲切流暢的故事的、渐渐有些睡意了的战士們，抬起了他們的头。

"土耳其人！"从树林下面，传来了一个尖銳的声音。"这里是辮子[1]！"

所有的人都跳了起来，抓住了他們的手斧。

[1] 从前有些国家的士兵有辮子，这里指的是土耳其兵。——譯者注。

“前进！”那个沉默的战士下着命令，他是他們在出发之前推举出来做他們的队长的。他庄严地执行了他的临时职务。

一个年輕小伙子走到前面来。

“你看見了什么？”

“盖尔戈和我看見大約有五十个土耳其人走近来了。他們带着很多馬匹，装滿着战利品。他們正沿着这条路前进。他們一定吃多了酒了，因为他們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們。”

“武装起来，匈牙利人！”队长喊道。

准备掠夺的战士們都站在他的周围，眼光閃耀着，肌肉紧张着。

天上的星星閃着銀白色的光輝，俯視着他們。

“誰願意当誘敌的尖兵？”

五六个人站出来，队长看他們一眼，挑中了四个。他在第二排指定七个，第三排留下十二个。

“每个人都要勇敢地尽他的天职！”

在夜晚的黑暗中，小伙子們咬着他們的牙齿，把他們的手斧握得这样的用劲，以致他們的拳头都发起抖来。

"誰把这个好运气糟蹋了，誰就該天誅地灭！"

"对！"他們贊成地低語着。

"首先由誘敌的尖兵冲破他們的队伍，于是由第二分队击潰他們，然后再由我們第三分队把他們砍倒。不准漏掉一个人！"

"对！"

"那末前进！"

靜靜地、恐怖地、好象窒悶的狼嗥似地，他們发出了他們那憤怒的、粗厉的烏拉声。那两个小小的前进的分队通过黑暗的森林，除了很小的一点沙沙声以外，差不多沒有一点兒声音。

"火！"

不一刻，将灭的篝火馬上熄灭了，冒烟的木片盖上了泥土。

于是，他們很兴奋地看着天边。預备，蹲下，准备着随时进攻敌人。

土耳其人远远地走近来了，一点也不戒备。他們也在草原上掠夺，因为春天这些异教徒也是靠着自由的面包生活，好象匈牙利人一样。他們連梦想也沒有想到他們会在壕沟里結束快乐的夜晚的。耳

朵好的人已經可以听到馬嘶的声音了。

悠长的、紧张的时間过去了。

他們慢慢地静了下来，回复了常态。抓住一个"通譯員"，土耳其掠夺者或甚至是带着他們薪水和少数外快的正規兵的快乐，是无比的。

可是他們已习慣于那种想法，于是那个长鬍子又訴起苦来了。

"我們竟沒有武器！如果他不把我們武装起来，那我們又怎么保护得了皇上？使用这样手拿的武器，眞是丢脸！"

"我情願用一年的薪水买一支短枪！"他們之中的一个人說道。

"他們发給我們的手斧是这样脆弱，只要它們一碰到盔甲，它們的榫头就断了。"

"誰願意去砍鉄盔甲？当心你的武器呀！你必須砍那些柔軟的地方。鮮嫩的肉是不会损害手斧的！"

"就是他們的骨头也要避免！我們当中难得有一把好斧头哩。"

"如果我們能够在会計員的身上試用一次，那末

它們就会很好使用了！”

他們揮舞着手斧，然后怀着比想到土耳其人时更深的痛苦心情牢牢地抓住它們。打土耳其人不过是一种职业，是一件同砍柴一样簡单的事情；而另外一件却是一件令人憤怒的事情，是一件忘記不了的事情，是一件刺激人心的事情。欺騙士兵，掠夺士兵，出卖士兵的就是那些会計員們。

“把煩恼忘掉吧，你們老是提到他們。我們还不如請米克洛斯叔叔繼續講故事的好。那个女孩子怎么样了呢？这至少可以使我們安靜下来。”

米克洛斯武士咳了几声。撫摸着他的長鬍子，又想了一想。一只受惊的鳥兒在朦朧的月光中飞鳴着。

“我講到哪兒了？

“哦，对啦，我說我发誓我一定要活到至少再見到那个小姑娘一次。

“第二天福尔格斯老爷命令拆掉营幕，准备一清早就出发。

“傍晚我从营幕中溜了出来。我們原是严禁离开营幕的。

“可是我的事情很重要。

"我到炮台的围墙那里去，两星期来我天天都在那兒站崗。

"我站着，站着，忧郁地仰望着那石象的头頂，希望至少能够再听到一次我那小仙女的笑声。

"忽然听到了那声音！同时那繩梯就从墻上滑下来了……"

"烏拉！ 烏拉！"

好象野狼在葦丛中对着那些从德勃里森赶到維也納去的牲口嗥叫一样。

战士們的心都因快乐而顫抖，捕获物已經落进圈套里来了。他們屏住呼吸傾听着，仿佛他們的心已經停止了跳动。他們每个人都更紧紧地抓住他們的手斧、斧头和短棍。

可以听得見一个窒悶的、深沉的耳語声：

"以后呢？"

老米克洛斯用着沙嗄的声音，用着俯身向前傾听而且准备跳跃的姿势，接下去說道：

"她象一只森林中的斑鳩似地笑着……但馬上她又象只心里受伤的蒼鷺似地喊叫起来……她的喊声象一把小刀子似地刺着我……"

他慢慢地、迟疑地說着。和旁的人一道，他也傾听着远远的杀伐声，計算着死的喊叫而感到满足。那四个小孩子干得不錯。至少已有十个强盜贼出了他們最后的一声。……

“我全身发抖地等待着……她怎么样了？他們一定已經发觉她在等着我……也許她想逃走，投奔我……繩梯降了下来……它在半途上停住了……那正是女孩子那样伤心地叫喊的时候……”

深沉的静寂降落到他們的头上……米克洛斯武士也停止了說話。他們等待着，象半死似地等待着他們的牺牲品走上大路来，他們要把“通譯員”吞进他們的嘴里。

最后，第二分队的吶喊声就象大雷雨一样地响了起来：

“烏拉！烏拉！”

他們的心境平靜下来，他們的紧张的肌肉得到了新的力量。

第二分队的那七个小伙子干得很漂亮，到处都响起了土耳其人的叫喊，可是战士們的声音却一点也听不到。

“講下去，米克洛斯叔叔，接着講你的故事吧。”

米克洛斯的声音是沙嗄的。

“于是我看見了窗戶中的一点亮光。在上面，在靠近天边的地方，象一面白旗……过一会兒她就把她自己抛出窗外。她落在我的脚下，好象是一只打下来的鴿子，或者象她的金币……”

是深沉的、痛苦的、惊愕的静寂。

一个凶猛的匈牙利人擤着他的鼻子，他正把眼泪吞下肚子里去呢。

森林开始发出沙沙的声音和噼啪的声音。土耳其的残余部队急速地退出森林。于是十二个喉嚨同时发出了可怕的、狂暴的吶喊：

“烏啦！烏啦！”

“不准逃走一个人！”队长喊道，接着他們就跳上了馬賊們的馬，好象一群喝血的猎狗，他們的短斧找寻着柔軟的部分，找寻着鮮嫩的肉，为着他們的武器，他們避免着鉄器和骨头。

在一个美丽的、阳光絢烂的、多露的清早，这些战士們騎着馬走向归途。

他們騎在强壮的、飼养得很好的馬上；他們后面

还带着很多其他馬匹，馱着很多的战利品。

“我們还剩下了十八个人。”那个有黑髯子的人很愉快地說道，露出他那又大又黄的牙齿，做了一个天眞的鬼脸。

“四个誘敌深入的尖兵牺牲了……”队长静静地說。

“还有小皮斯达也死了。”

“他除了笑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他还不能算一个大人。”

“那沒有关系。現在我們有馬了。”

“用这些馬我們可以捉牲口。”

“我們多少可以利用它們，在皇帝发的薪水以外加一点外快。”

“炮台指揮官会怎样說呢？”

“他会发脾气，因为我們損失了四个小伙子。”

“眞的，三个也够了。”

“閉嘴！下次你被选为队长，那你就可以只派两个尖兵去，但你們全体都会丢掉生命。”

“那是对的，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的安排。”

他們严肃地騎在他們那安靜的好馬上，打着盹

兒；它們正在深及腿部的早春的綠草中走着。

“喂，米克洛斯叔叔，如果你把那可爱的德国姑娘带在身边的話，”一个带着伤疤的年輕人說，他騎着馬撵上了那个騎馬走在前面的、生着长鬍子的老战士。

米克洛斯叔叔眯着眼睛看了看那个小伙子。

“我又怎么能够养活她呢？我为皇上服役，难道日子过得好象一个皇子嗎？”

“說得很对，”有黑鬍子的人說，“就是一个肮脏的乡下姑娘和我們結婚，也是要餓死的……”

“可是讓那个会計員再来发一次薪水吧，他可不能那么容易跑掉的！”

“現在他跑不掉了，我們要将他关进监獄。”

“象德国人对付米克洛斯叔叔一样地对付他！”

“是的，也关在庫房里。”

“那里他可以欣賞我們的奇怪的財宝：上銹的手銬，专門为鞭打匈牙利战士而立的柱子，以及閃光的、好象那些看着他的战士的眼睛一样的毒蛇和癞虾蟆的眼睛。”

“他还可以穿上我們的破衣服，好象米克洛斯叔

叔穿上了那些漂亮的衣服一样！”

“我还要将皇帝带上脚镣手铐，教訓教訓他！”

“你們最好不再咒駡了，天已經亮啦！”

“唔，我想教訓他的，只是要他認識匈牙利人，不要在我們的土地上养肥那些瘦脸的雇佣兵……”

“你做得很对，米克洛斯叔叔，因为你至少結果了三只恶兽的生命。”

他們安靜地、快乐地一直朝着太阳騎去；他們找寻着牲口，因为他們已經騎在馬上了。

馬兒們不时低下头去尽量地吃着那丰美的綠草。

何家槐譯

穷　人

两个穷人正在园子一头的角落上鋤地。他們并排地边走边鋤。年紀大的一个不断地講着話，年輕的一个却是想得很远，因此每当那个老头子的无聊饒舌打断他的工作时，他几乎都是无可奈何地停住脚步的。

这年輕的工人是一个結实的、皮肤黝黑的人。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褐色上衣，一双軍靴，和一頂非常旧的軍帽——这是一頂你可以看見在那些呆在战壕中十个、十五个、二十个月以后几乎变成了皮包骨的、疲累不堪的、沿着街道沉重地走着的士兵头上戴着的那种軍帽。他們冷淡地、机械地走着。

“我告訴了老太婆种点大蒜，”老头子說(他是常常把他妻子叫做“老太婆”的)，于是又停下来靠在鋤头柄上，“在秋天，正是种大蒜的时候。春天它就会很好地长大起来。”

"它不会冻死嗎？"年輕人沉思地說。

"不，决不会。它一种下去，霜就不能伤害它。因为当你埋上土的时候，它掩盖起来，霜就碰不到它了……現在大蒜是貴的。"

年輕人哆嗦着，好象是什么人踩在他身上似的。

"什么东西都貴呢。"他含糊地說，举起了他的鋤头。

"什么东西都很貴，"老头子点着头，"貴得可怕。一公斤面包的价錢就是二十六个便士；这并不太貴，可是得不到。无論你出多少錢，你也买不到面包。我不知道我們村里的办事員是怎样的一个人，可是在他那里，你絕对領不到面粉。定量配給的面粉。在旁的村子里，人們都是供給的，只有我們不是。那天老太婆告訴我，办事員說那些咒駡他的人都要用血来还債。"

他搖着他的头，而且笑了笑。

"可是今天离咒駡办事員的时候也不太远了。"

年輕人深深地注視着老头子的眼睛，好象要作一个重大的說明似地說道：

"你看，伊慈文叔叔，我回家才有三天，因此我不

明白这件事情。可是这是一个很坏的世界。你知道……我在前綫呆了二十六个月，可是，我可以告訴你，那里我什么都不缺少。”

“这我相信。”

“我有吃有喝。那里有那么多的猪肉、牛肉，甚至我們都不想吃了。他們給我們的猪肉，我們已經吃膩了。”

“对啦，这里得到肉也很方便。他們說一公斤牛肉的价錢是十二个克朗。我却一点也沒有买到。”

年輕人用朦朧的眼光看着他，但他却盯着他的脸。

“你早餐吃些什么呢？”

“嚶，那天我从塞尔維亚人加諾斯·科瓦克斯那里买到了很好的青椒，因为自从眞正的塞尔維亚人在这兒絕迹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塞尔維亚的菜販子。他給我十二个青椒，却只要十个便士。我想这是不貴的。我用两个青椒夹着一点面包吃。”

这个士兵不再注意了，他凝視着远方，沉思着。可是老头子却繼續說下去。

“为了午餐，我的老婆泡了一些很好的黄瓜，这

是我在午餐时夾面包吃的东西。当我回家吃晚餐的时候，她給我煮了些热的东西。不是豌豆湯，就是馬鈴薯湯，虽然今天是卷心菜。在菜园子里可以种馬鈴薯和卷心菜。是的，今年这两种东西都不多，可是，就是这一点收成，也該感謝上帝。”

“你有面粉嗎？”

“嗳，我有两百公斤麦子。純粹的麦子。他們应該允許我磨麦子，我会用实物付清磨工。老太婆用口粮証也領到了一些麦子。”

“你买到了油嗎？”

“感謝上帝，我有油。說实話，我有两公升光景的油呢。”

“你有靴子嗎？”

“我沒有靴子。我买了这些工作鞋。誰能够拿出六十个福林来买一双高統靴呢？能够得到这些工作鞋，我已經很高兴了。”

年輕人不再注視老头子。

“我請了二十八天的假。但二十八天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我給瓦尔加做了两天工，昨晚他們給了我四个派戈。我的老婆买了一公升牛奶，就化了三



十个便士，她买了半磅咸肉，化了两个半派戈，两个小小的烘面包又化了一福林又十便士，因此我們一共只剩下了十个便士……在二十八天以內，你能够做些什么呢？……”

“現在日子短起来了，每天的工資也跟着减少了。”老头子說。

“我沒有一点过冬的东西……我却有三个小孩……”年輕人沉重地說，好象他的每个字都是从肺里撕裂出来似的。

“孩子……傻事情，”老头子說，“这是很傻的。很多人都受亲骨血的折磨。他們生了小孩子，而这些小孩子却不会問他們：‘爸爸，你从那里弄錢呢……’他們要吃东西。因此只得去偷！……向邻人借錢。如果他們拒絕，那就宰了他們……”

老头子用鉄耙子似的清脆声音重复着别人的話，可是年輕人却直僵僵地，几乎变成了冰块。他注視着老头子，目光模糊；于是他的眼睛慢慢地閉攏来，昏迷起来，仆倒在他的鋤头柄上。在突然的軟弱中，如果不是鋤头支持住他，他一定会昏倒在地上。

"讓我們繼續工作下去吧。"他喃喃地說。

"那是不会饒过一个人的，"老头子轉向他的鋤头，开始愉快地干起活来，"这些孩子們。当他們肚子餓的时候，他們就啼哭……他們使人伤心……"

鋤头掘进了泥土。他掘了五六次，但不能再沉默了。

"你的鋤头不是一把好鋤头。它不是掘这种硬土的鋤头。你掘得很慢，就是因为它的柄太长。掘这种土，你需要一把短的鋤头和鋼的鋤头，象我这把似的。它并不太长。它掘土非常容易，你可以用脚把它踩进土里去。这使工作起来要快得多。我的鍬也是鋼打的。是多么好的一把鍬啊！用那把鋼鍬，我能够把这兒所有的鍬都砍成两半。"

年輕人盯着老头子的鋤头看，叹着气。

然后他又看看他自己的鋤头。这是一把不經用的鋤头，必須小心地使用它，因为它是弯曲的。用它掘这样坚硬的土，簡直是受罪。

現在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应該走进那所房子去。在那所房子的左边角落里立着一口食橱，那个女人

就是从那口食橱的抽斗里拿錢的。只要用一个指甲就可以撬开那个抽斗。在那抽斗里面，有那么多的錢，上千！……

“你冲过鋒嗎？”老头子問道。

他抬起他的眼睛来。但世界是霧騰騰的，他不懂这句話的意思。

“冲鋒过嗎？很多次。可不是嗎？”

他点点头，但沒有一点声音。

“那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老头子笑了笑，搖着他的头，“用刀子互相猛扑，一直刺进喉嚨去……誰是你第一个杀死的？一个男人嗎？……”

年輕人稍稍地移动了一下。这样，在不久以后，他終于懂得了这句話的意思。

“不是一个男人。”他慢吞吞地說，搖着他的头，“是一个女孩子……一个年輕的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老头子簡单地說，好象这是一件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当我們在薩巴克的时候，”年輕人慢吞吞地、出神地、嗄声地說；在他的軍帽下面，他皺起了眉毛，默想着和回忆着。“他們从一所房子的窗子里打出枪

来……他們打了三次。第一顆子弹嘘嘘地从我的身边飞过，打中了一块石头，第二顆打中了伙伕的背包，打进了他的大腿，第三顆打中了軍曹的左頰，但他却是这样的幸运，那个子弹只打掉了他的兩顆牙齿，就从另外一边穿出去。然后上尉裴洛維克斯命令一个軍官率領六个士兵进屋子去，見到人就杀，就是小孩子也不要放过。”

他冷静地、一本正經地說着，但他的手却困乏地玩弄着鋤头柄；他一直都在想着他会晚了……有人回家去，这件事就做不成……他停止說話，把已經开始的故事忽然中断，以便馬上离开这兒……但他的脚却并不移动，他的手也不讓鋤头柄丢掉……他的舌头又繼續轉动起来……

“于是我們就进屋去。那是一座小小的一层楼房子。三个人走进了楼下的房子。一家住在楼下，一家住在楼上。他們在楼下做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軍官和我却上楼去。那里有一間很漂亮的房子，設备很好，什么东西都有……一张围着椅子的桌子。桌子是摆好了的，上面放着吃的东西……正是吃午飯的时候……因为正是吃午飯的时候，他們都围着桌

子坐着……

“是的，他們正在吃午飯……但軍官却蒼白得象死人一样，‘赶快’，他說……那些人手里拿着一把叉子，一把刀子……他們正吃着东西……窗子都关着，并不是他們打枪的……以后我們在頂楼上逮住了她，这是一个女用人；正是她从頂楼上打枪的……为了什么？当我們正成双行地走下街道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傻女人会下决心对我們开枪。为什么她要打三次枪呢？……”

“你們呢？”

“我們？”年輕人問道，好象他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

老头子注視着他。

“你們把他們都杀了嗎？”

“正是如此，用刺刀尖……”士兵悄悄地說。

“第一个是一个女孩子嗎？”

“什么？”

“你說你們第一个杀死的是一个女孩子……”

但这士兵，仿佛他的心已經停止跳动，站在那里凝視着前面，好象他正在傾听着遥远的声音。

"一个大女孩还是一个小女孩?"

"等一等。"年輕人突然説。"我必須回家一趟，因为我忘了告訴我的老婆柜子的鑰匙放在那里……"他很快地把鋤头掘进土里。

"鐘楼上正打过十点。"

在他扯了这个謊以后，他才想起他原来是在一直地傾听着鐘楼上的遙远的声音。这就是他在昨天晚上决定的，就是他必須在九点鐘动身，但事先却説是十点鐘。这样，如果他們审問他，就可以有人証明：十点鐘的时候他还在那里……

老头子搖着头，看着他穿着那双破鞋几乎象奔跑似地、大踏步地走开，帽子深深地遮盖着他的眼睛。

"他説些什么?"他大声地对自己説。"那是十点鐘嗎?"

他从口袋里取出鎳表来，仔細地看着它。

是九点鐘。九点过了三分。

士兵走近了街道，然后用平常的脚步向教堂走去。

他完全按照計划地走去。不太慢，但也不是跑，

而是走得比較快，因为他已經离开工作一忽兒。他必得赶快……他留心着会不会遇見什么非打招呼不可的人，就是当一个大髫子从一道籬笆后面窺看着他的时候，他也注視着他，好象他正出乎意料地面对着他的絞刑吏一样。他的心脏以間歇的强烈声音在胸膛里面撞击着，仿佛它是一个象警鐘一样的大鉄鍾似的。

在教堂旁边，他必須冲进那条在紫丁香花丛之間的黑暗的街道。这个花丛現在差不多是精光的，叶子都枯死在地上；左边是幼小的胡桃树，道旁是一个广闊的翻了土的园子，右边是一条深沟，沟底流着一股水。那所房子是在水沟的那一面。

他环視四周，看看有沒有人正在监視着他。

沒有一个人走路，也沒有一个人住在这里。他爬下了水沟。他对自己笑了一笑，因为他不曾想到要爬下那条水沟。水沟里长滿了刺槐，就連小孩子在上面爬过也很危险。可是这是他在当兵时学会的事情！……他曾經到过一些地方，一些乡村，他曾經爬在敌人的后面，发現了他隐蔽的地方，包围了房子，烧毀了村庄，宰了很多小猪和母鷄，把母牛劈成

两半，拿走一半，丢下了一半……他几乎觉得自从他回家以后，这还是第一次做他願意做的事情……什么是生活？眞正的生活是行动。依靠个人聪明迴避了敌人的陣綫，从背后袭击他。如果他們不曾考虑他們的敌人是多么多，战争是多么危险，那末这支小小的匈牙利軍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不幸。一直冲进中心去！……沒有法律，也沒有公道！只有力量和智慧。只有强者才能够战胜。为什么他不能够爬过象这样似的一条水沟？在意大利？那条堤岸有一千公尺高，两公里闊，半公里深，那里沒有一呎土不曾被手榴弹所炸开，被鉄片所炸裂。鉄片炸开了它的內部，炸散了任何东西，炸散了石块和泥土，在任何东西上面都布滿了鉄片，好象在田野里种上了麦子……于是，当弹雨不再落在那討厌的粘土上的时候，粘土却粘住了人們的脚，把人扯倒，使每个人身上的每一平方公分都朝着张开的大炮炮口；机关枪就象广野上的暴雨似地噴出子弹，子弹象夏天的冰雹似地落下来；他們是怎样地在那里战斗着，是怎样地进攻着那块死地，那个奧斯拉維亚坟园……

当他象只餓狼似地在水沟岸上休息一会兒的时

候，他的脑海中充满着战争的鼓噪声，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却好象有种胆怯似的东西在徘徊着，这是他在前綫时从来沒有留心到的。

他听不見指揮。他感覚不到受到上級軍官的大嗓子指揮的上尉在他背后发出的輕声的命令，那里沒有人告訴他："前进，你这狗入的，守住……"他满額都是冷汗。

当他最后发覚麻木地蹲在那里已經很久因而打算跳起来的时候，一枝幼小的刺槐鈎住了他，他憤怒地想扯开它，一根刺竟刺穿了他的衬衫，残酷地刺进了他的手腕。

"該死！"他憤憤地說，拔出了那根刺。他流了一点兒血。他用口去舔伤口，随即爬出了水沟。

暴怒在他的身上进发出来。可怕的焦躁。他的眼睛燃烧着。

"你等着瞧吧！"他咆哮道，不知道他同誰发怒，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怒。

他沉重地大踏步地走向那座房子。在水沟的这一边，并沒有籬笆，他从草地上走向房子去。他在房子的角落头站住了，突然感到了一陣心痛。如果那

些有歌唱的嘴和驕傲的、尖銳的眼睛的士兵現在看到他，如果他們知道他在偵察些什么……

他眯細了他的眼睛：現在貧困是主人，是貧困在指揮他……他用僵硬的手指摸他的脸，好象他想抓住他脑子里的思想……难道这真的是必要，难道不能另謀出路嗎？

他听到他自己的声音好象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正在重复着他曾經說过的关于他老婆的欠債的話：“我在中午还他……”

我在中午还他……我在中午还他……他覺得这念头在他的身上燃烧着，就象当手榴弹落在他的左右，在伏列尼亚的土地上炸开了很多可怕的弹坑的时候的情况一样，也好象和那黑色的泥浆飞溅到空中，山頂上的克罗細亚人正在絞杀着西伯利亚人，而他正站在爆炸声、射击声、和疯狂的鼓噪声中的时候的情况一样……那时軍官們拔出了他們的佩剑，一个个地口头传下去：“不准后退……前进！”

他象現在一样地跑着，头向前地跑进火网去。

不久以后，这个士兵，这个匈牙利人已經冲过了火墙。勇往直前总是最好的……他站在厨房的黑暗

中。

他的胸脯起伏着……如果他有一支枪的話！

火热的气息从他的肺部迸发出来；他向那支靠門放着的干草叉伸出手去。

現在怎样办呢？

厨房是黑暗而且低矮的，有一个灶，它的下面是一个石灰粉刷的爐子……瓦罐子……他的手里有一把干草叉……瓦尔加在战前也是穷的，他們不久才卖掉了母牛和小牛……現在却有了上千的錢……

"誰呀？"一个女孩子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士兵的嘴唇张开了，他的血液冻結了。

"他們在家，"他低声說。

他的脸蒼白了，他那黝黑的脸頰收縮着。

一个年輕的女孩子打开了通向房間去的門。她用吃惊的，凝視的眼光看着他，她的嘴唇张开着。

他們彼此长时間地互相注視着。他漸漸地記起这个并不是瓦尔加的孩子，而是卡慈脫·史查波，是安特烈·史查波的女兒。

"他們在家嗎？"最后他才嗄声地問道。

"不在。"

"那末……"

"他們早上离开的。"

"他們是早上离开的嗎?"

"是的,他們到市場上去了。你自己看到他們离开的。"

士兵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哼,哼。她是向他进攻了。这里是一个敌人!

他比前更其鎮静了,可是他的眼睛却閃耀着,好象現在他有权利打垮她……

在她后面,瓦尔加的小女孩伸出她的头来。她也用着同样孩子气的、吃惊的眼光看着他……她和那个女孩子一样地看着他……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那第一个孩子……在薩巴克……

他拿起了干草叉;血涌进了他的心里,他等待着。他等待着命令……

他僵直而且蒼白地注視着他們,孩子們吓得不敢說話。他的头脑里簡直沒有一点思想,他只知道这是行动的时候了。

"我在中午还他!"他大声地說道,于是举起干草叉来刺那个小女孩。

这个瓦尔加的孩子，这个敌人……他看见干草叉刺进了她的喉嚨，看見血从那里涌出。这使他感到安慰。他是多么的熟悉那些血！……他曾經象这样似地刺杀多少人……任何人的血都是同样地涌出来的……

他抽出了干草叉，孩子象一个小包裹似地落在地上。

大女孩张着嘴巴注視着他，沒有一点声音，好象是一个发抖的动物；她注視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他招呼她进来。

女孩子退回房間去，但她的眼光一刻也不离开这个人。

他以坚实的、正确的軍人步伐跟着她。

他看着那个他們放錢的大衣柜。

"鑰匙在那里？"他問道。

年輕女孩子的四肢都顫抖着，好象是某种机械的震动。

"鑰匙在哪里？"士兵又吼道。

"我不知道，"女孩子嗚咽着說，她的牙齿咔嗒地响着。

"如果你不告訴我，我也要杀死你。"

"它在另外一个房間里，在衣柜里。"

士兵走向她，走在她的前面。他很快地拉出衣柜的抽斗，女孩子急忙地在里面寻找着。

"赶快！"

女孩子带着恐怖从她蹲伏着的地方仰視着他。

"阿姨已經把它带走了。"

士兵做了輕蔑的怪脸，向她的肚子刺去。可是干草叉戳不通衣服，因而他高高地把它举起，用他的全身力量刺下来。

可是这个女孩子并沒有死，因为她已經轉了一个身；她的手臂卡在干草叉的两个叉尖中間。

士兵扫視着四周，看見那把切面包的大刀擱在桌子上。他回到大房間里去拿了那把刀来，在女孩子的脖子上一連戳了两刀，然后又戳了第三刀，戳穿了她的喉嚨，一直使她的头几乎垂到地上。

"去你的！"他說，挺直了身体。

他的手沾满了血。他把它洒在地上。看到血洒在床上和衣柜上，他又微笑了。当他們回家的时候，他們会大大吃惊呢。

在这时候，睡在搖籃里的小娃娃开始哭起来了。

士兵看到他是因为橡皮奶头滑出嘴来才哭的。

“不要发脾气，小强盗，”他說，“等我洗了手再說。”

但这小家伙开始可怕地哭了起来。他几乎吃了一惊地跑向他去，把奶头塞回到他的嘴里。他貪饞地吮吸起来，一声也不响了。

“他也沾上了一点子血，”士兵說道，靜靜地笑着，“沒有关系，你决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把你养肥的，”他温柔地說，“当我一連三天地吃着意大利人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苦脸，回想起在多勃陀的那可怕的九天。当时他們把陣亡战友的尸体堆成一道障碍。当他們的背囊中已經沒有食物的时候，他們就吮吸一个刚死掉的意大利人的血，就好象是老鼠吮吸小鷄的血一样。

現在他又洗起他的手来，看着小娃娃的使劲咀嚼的腮帮子。

“这个小强盗，伶俐的小东西……”他对自己說道。

于是他用餐刀打开食橱。食橱不容易打开，于是他又拿起了干草叉；可是他首先必須把它从那个尸体上抽出，因而血从尸体上流出。他急忙地把它放在食橱的角落底下，把橱門打开。

他把它抓住，生怕它会倒下来，因而发出了很大的声音。

他馬上注意到了那个褐色的亚麻布小袋子，昨天他們已从那里取出了那个皮包和所有的錢。

他把他的指甲伸进了那根繩子，慢慢地、一步步地解开了繩結。于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在手里。那个皮包幷不在那里。

“他們已經把它带到市場上去。”他說，对他自己发起脾气来了。他曾經整晚地想到这个，連合眼也不曾合眼，他曾經起身两次，回答他妻子的詢問。“我听到了开炮……”自然他曾經听到过……可是他虽然曾經想过所有的事情，却沒有想到这件事情……他沒有想到他們会把孩子們留在家里，却請邻居的女兒来照顧他們……他以为他們会把孩子們放在别的地方……他也从未考虑到橱門是开着还是关着……他也从未想到他們会把皮包随身带走的。

"我的脑子一定是完全坏了，"他說，"該死！……"

他在錢袋里找到的很少一点子錢，也使他高兴。他把它倒在桌子上，数着它。有几张鈔票和几个銀币，一共是一百四十五个福林和少数便士。

"并不很多，"他說，一面把两个泰納放进背心的口袋里去。現在他不可能把欠債还清，因为如果都还了債，那末就沒有錢留下来买旁的东西。讓那个坏蛋等一等吧……在战时竟想討还你的債！……

他从銀币中取了一个福林，然后把其余的錢都包扎在一条捆在桌子上的食巾里。在包扎好以前，他又拿出了另外一个克朗，因为物价是很高的，他必須多拿点錢。

他把小小的一束錢卷了起来，好象卷烟袋似的；然后他把它放进了外面的口袋里。

現在这件事情是做完了，可是他还是靜靜地站在那里，向前注視着，又墜入了沉思。

小女孩的尸体横躺在門上，好象一只小狗横臥在門檻前面似的；而他只是看着它，看着而且点着头。

"是怎样困苦的一个世界啊！"他說，深深地叹息

起来。"当我們在吉卜賽人的島上时……我們把敌人好象烂李子似地从树上摇落下来……洛脫門中尉的脖子上中了一弹，他用手护住伤口，血从他的嘴巴和手指之間不断地象小便一样涌出来……起重机是怎样地咯咯作响……把断头残肢抛向空中……匈牙利人和西伯利亚人互相騎在头上，互相刺杀着……

搖籃里的小娃娃动了一下……这使他从那个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的迷梦中突然惊醒……現在一切都弄好了，錢已安全地放在他的口袋中，再沒有什么东西苦恼他了……

他环視着四周，看看还有沒有什么事情要做……一时他想把小孩子們的尸体放在床上……为什么她們要躺在那里，可怜的东西……可是他突然地又发起抖来，感覚得他再沒有什么必要去碰她們了……

他很快地移动着，在那个横躺在門口的小尸体旁边打轉；他沒有跨过那个尸体，因为他記起了那个迷信：如果你跨过一个小孩子的身体，那它就不会长大……在厨房里，他把干草叉放回原来的地方，然后走到外面的空地上去。

他想深深地叹口气，因为他終于又走到户外来了；可是当他张口呼吸新鮮空气的时候，他却很快地閉攏嘴巴，怏怏不乐地压制住了自己的动作……在外边，他們是会看到他的……好象有点兒不对劲了……在平时，在同样的杀戮以后，他的胸部几乎充滿着驕傲，可是現在……

他在房子后面大踏步地急急地走着，弯着腰，很快地冲过矮丛林。他爬过那条水沟是这样地快，竟沒有注意到它；然后他通过那条黑暗的小路，回到了教堂。

当他沿着一道篱笆走着的时候，有人向他叫道：

“喂，孩子！”

他脸色苍白地探寻着那熟悉的声音。这时他才发覺那是伊慈文叔叔在他工作的地点喊他。

“喂，来掘土吧。他們正在找你呀！”

“我不掘土，在午前不再掘土。我要去买一把新的鋤头，因为用旧的那把鋤头是掘不了土的。”

“你打算在那里买呢？”

“我要到市場上去……伊慈文叔叔……我已經工作多久了？……我是十点鐘离开的，不是嗎？”

老头子笑了起来。

士兵沒有勇气再問了。

“我听到教堂的鐘……”

他說下去，但他疑心老头子是有一个表的。好象他正往他的口袋里掏出表来看。可是他不敢回头看。

他走到村子的那一头——那泥濘的一头去，走进了那个曾經借了五十个福林給他老婆的紳士家里。

“我把我所能拿出来的都带来了，先生……”他对那个瘦小的老头子說。

“好罢。”

“我只能还給你二十个福林。”

“好罢。”

老头子拿了錢。

“早晨以后，你是从哪里弄到錢的呢？早晨你还是沒有錢的。現在你却有了。”

士兵恶毒地看着那个襤褸的老头子。这个老头子的举动是带着諷刺意味的，他用残酷的話語来盖过他对穷人的同情。

“你，我的朋友，以为請求人家借給你一笔錢，却

可以讓教堂的鐘替你还債。我很知道你們这种人。必須把他們的喉嚨卡紧一点，以便使他們記起是有象責任这样一种东西的……”于是他用他那上气不接下气的、顫抖的声音愉快地笑着。“好象驃騎兵对待哥薩克一样……”他不断地瞎扯，回忆着战时的一段趣事。

“你沒有遇見过这种事情嗎?”

这个士兵很想离开，可是他不願意由于沒有听完他的瞎扯而冲犯了这个老紳士。

“在医院里有两个伤兵，一个来自塞尔維亚前綫，一个来自北方……喏……在塞尔維亚前綫受伤的那个士兵問另外一个：‘告訴我，伙計，难道那些哥薩克眞是这样的可怕嗎？难道他們眞的是有长长的、乱蓬蓬的鬍子的嗎？他們可是戴着一頂寬大的熊皮帽子，可怕地嗚嗚地吶喊着，向你們猛扑过来的嗎?!’”

这个士兵站在小老头子的前面，好象是个小学生，他沉重地呼吸着。当他注視着小老头子的滑稽相和傾听着他那說教的时候，在他那沮丧的、忧郁的脸上显露出一种可怕的煩恼的表情。

但是这个老头子的手是不干净的，因为他正在調制人造肥料；为了这个士兵的緣故，他才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以同样干枯的声音繼續地把他的趣聞說下去：

“可是，从北方前綫来的伤兵說道：‘你知道，兄弟，’他說，‘当大約一千左右俄国人开始进攻我們的时候，我們确是有一点兒害怕，但后来我們就看穿了他們的詭計！……’‘那末……是怎么一回事呢？’另外那一个伤兵——那一个来自塞尔維亚前綫的伤兵問，因为这个伤兵从来不曾看到过一个俄国人，現在却想知道他們的詭計！……‘喂，你知道，’那个曾經到过俄国的士兵，用一个裝腔作势地卖弄知識的聪明人的姿态說道：‘你知道，当哥薩克向你猛扑过来的时候，他可怕地吶喊着，可是当你把刺刀刺进他的肚子，又从他的背后抽出来的时候——哈，这个哥薩克却就安靜下来啦！’”

他笑着，好象那些从来不曾到过前綫，在听到那些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的人难免战栗的前綫趣聞而能愉快地笑着的健康的人們似地笑着。“噢，这就是生活！”他又加上一句說。

“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我的朋友，这正是一个匈牙利人！……我們匈牙利人在战爭中就是这样灵活的。其他国家的人，英国人或者法国人，就会害怕和說一大堆废話，哥薩克是多么的可怕啊！他們的熊皮帽是多么大，他們进攻时的喊声是多么吓人！……这就是一个罗馬尼亚人、一个斯洛伐克人、或者一个斯威比亚人会說的話……可是匈牙利人！……匈牙利人不过是說：‘我們看穿了他們的詭計！……当你把刺刀刺进了他的肚子，又从背后拔出来的时候，哥薩克就会安靜下来，哈哈哈哈……’我一点不怀疑他会安靜下来……好，很对，我的朋友，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决不要借債。不要借債！……决計不要！……这是一切罪恶的温床：借債……还不如挨餓、受苦、和工作的好！却决不可借債！……”

“对啦，薩伐果君，如果我在家，我們是不会欠很多債的……”

“对啦，对啦，对啦……我刚才告訴你……”这个老头子喃喃地說，有点不高兴，因为他沒有叫他先生，于是他拍拍这个高大的黑汉子的肩膀，冷淡地走回他的工作地点去。

这个士兵走到院子里去，感觉到他連他所有的錢一起，对于这个紳士来說，不过是一个蒼蝇。为什么他要注意，他有什么事可以操心，这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还他二十个福林……一拐一拐的，他忧郁地走回家去。

难道欠債竟是这样了不起的嗎？

这个人有这么多的錢，終其生他也不会化这二十个福林……那末他为什么需要它們呢？……为什么他要催得这么紧，甚至竟要一磅肉？……当他离开家里二十六个月的时候，他是什么时候知道他的老婆会需要它的呢？……当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她同三个小孩子是怎样生活的呢？……受了伤，躺在医院里……接着又是打仗……

他把帽子一直拉下了他的前額，用忧郁的、充血的眼睛环顧着四周。如果这就是生活的唯一目的，那末生活又有什么必要呢？……当不要伤兵、不要俘虏，而只是需要死尸的时候，却离开家庭二十六个月……这就是你所得到的报应……这就是結局……

他开了門，走进了那个小小的院子。他的老婆和三个小娃仔都住在一座小房子里。小孩子們

都在院子里玩着小貨車；这座小房子是沒有花园的。它不过是一座很小的佃戶住的房子，很象一間小茅屋……

“你回家来干什么？”他的老婆惊奇地問他。

他停住了脚步，沉着地看着她。

“少嚕嗦一点，走吧。”

“到哪里去？”

“你就会知道的，”他轉过头去說，“到市場上去……”

“到市場上去？……”

“是的。”

他不再說什么。当他走进房子里去的时候，这个女人沉默地注視着他。

“你想去买什么东西？”

当她跟着他走的时候，她問他。

“我要去买一把鋤头，因为旧的那一把不好……它不能掘这样坚硬的土……”他含糊地說，“它掘沙是很好的，却不能掘这样的土……”

这个女人再也不說什么，她想他一定已从什么地方借到了一个福林来买鋤头。她曾經为了二十个

便士把她丈夫的好锄头卖掉，使她感到一点兒慚愧。

最大的一个孩子跑进了房子，紧紧地靠着他的父亲……

"爸爸！"

"嗳，乖乖！"他用他的手指揩着孩子的鼻子。

可是这个孩子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

"你的手上是什么？"他問道。

"什么？"

"它是紅的。"

"紅的？"

"你把自己割伤了嗎？"孩子問道。

女人朝着他們投了一瞥。

"不是我割了我的手，却是你，乖乖。你割了你的手！不是我！"

"我？"孩子很注意地看着他自己的手。

他不讓孩子长久地看着他的手，却把那只小手握在他自己那只又大又棒的手里。

"等一等，我替你包札起来。"

孩子的口袋里有一条手帕，他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孩子的手細心地包扎起来。

这个小孩子很惊奇地看着他父亲的动作，却一点也不啃气，因为小孩子一向惯于毫无爭論地服从他們的父亲，他們知道这是应当如此的。

不久他就离开他的父亲，跑出去玩耍了。

他沉默地坐了好一会，看着他的老婆安静地、服从地、但显然是不懂得为什么地准备出門。当然，他想，他們是准备到市場上去。

他靠着一张烂桌子坐着，把他的手擱在上面。他溫柔地看着他的老婆在房間里跑来跑去，忧郁地看着她。

"今天早晨，当我去干活的时候，我在街上遇見薩伐果。"

这个女人的头俯得更低了。

"他問起那笔錢嗎？"她很快地問。

"他問了。"

"你怎样告訴他的？"

"我說在中午还他。"

这个女人吃惊地抬头看着他。

"中午嗎？"

"中午。"

“現在快到中午了……”

“我已經还給他。”

話語慢慢地迸发出来，中間是沉默和某种可怕的紧张。

“你已还了他？”女人气喘吁吁地說。

“是的。”他說，点着他的头。他的心里很忧郁，很悲伤，可是他却忍不住微笑地看着他老婆的脸孔。如果告訴她一切事情，她会說些什么呢？……他只是假装着忧郁和失望的样子。

“并沒有全部还清。”他說，那时女人正在慢慢地系着裙子。“只还給他二十个福林……”

“二十个福林……”女人重复了一句。

“二十。”

“你在哪里拿到它們的？”

“嗯……从瓦尔加那里。”

女人沉默地看着他。

“瓦尔加……”她惊奇地說，带着一点兒秘密的恐怖，“他們已經到市場上去了。”

他点着头，但沒有看她。他不敢看她。他并不感到可怕，也沒有同情或者激动。他爱他的老婆，但

常常笑她，从来不曾体諒她，因为，归根究底，她不过是一个女人……他爱他的老婆，他做这件事就是为了她，但他生怕会露出笑容，好象送丧时跟着棺材走的情景一样；这是因为在举行这样庄重的、严肃的仪式时微笑是不合适的……

“那末他們是怎样把錢給你的呢？”

他沒有回答，却直僵僵地看着他的前面，然后抬起头来。

“唔，我搶了他們。”

女人沒有說什么。她仍然站着，她的黑眼睛看着她的丈夫。她看着，看着，却不作一声。

“昨天我去拿工資的时候，他們从柜子里拿出錢来……那时我已經想到……我想了一整个晚上……”

这个女人的眼光发亮了。現在她才懂得为什么他昨晚睡不着覚，虽則在平时，他是睡得这样的死，差不多有点难为情……当小孩子醒了的时候，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昨晚我并不打算眞的这样做，我只想这是可能的……可是在今天早晨，当老薩伐果老是說着借款的时候……于是……于是我知道我非得这样做不可

了。”

女人慢吞吞地，痛苦地叹息着。

“可是他們把孩子們留在家里……安特烈·史查波的女兒陪着他們玩……”

这个女人看着，看着，然后慢慢地张开了她的嘴巴。他結結巴巴地說道：

“那些人……我必須……杀了她們……”

女人仍然不哨气，只是在那里站着。

“对什么人都别提起这件事情；是貧穷使我干的。”他簡簡单单地說着，好象他正在道着家常似的。

于是他站了起来。

“拿点水来。”他在想了一下以后說，“我沾滿了血。”

女人一言不发地轉身走进了厨房。他脫下了他的上衣。他的衬衫袖子沾滿了血。他脫下了衣服，也脫掉他的衬衫。

“把它洗掉。”当她进来的时候，他对他的女人說。

女人拿了衬衫；从衣柜里拿出了另外一件衬衫，但并不放下有血的那一件。当她的丈夫周身都洗干

净了以后，她放了一条手巾在他手里，然后又給他那件衬衫，那件干净的衬衫。

她把脏水拿到厨房里去，又打了干净的水。她把面盆放在厨房里。直到現在那件血衬衫还紧紧地夹在她的腋下，就連她走到院子里去的时候也是如此。

于是她开始来洗衬衫。

在他已經弄干净了他的靴子，洗过澡而且更换了衣服以后，他觉得很舒服。

他梳着头，在鏡子里看着自己。“在每次‘冲鋒’以后如果都能够这样地洗个澡，那一定是很美的；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对自己說道，“可是那时我們却必須整个星期地穿着那件血污的衬衫，一直到它在一个人的身上干了为止……它是多么的臭气难聞啊……”

他願意把这一切都大声地說出来，可是他感觉得他的老婆是可怕地不安，如果他公开地表示并不十分在乎这件事情的話，那是可耻的。……

他站在門口，看着这个女人用劲地洗着血衬衫，特别是衬衫的袖子。她一連换了两次水，洗得眞干净。

"希望你馬上弄好，"他説，"因为下午我还要回去干活。"

这个女人在亮光中照了照他的衬衫，看到它的确沒有一点血污了，她就把它拿进小屋去晾干。

她喊她的孩子們。

"乔斯卡，你們都上这兒来！"

这个小孩子推着睡在小車子里面的最小一个孩子，他的脸上是发光的。他們經常在戶外，虽然天气已經很冷；这是因为他們对于他們父亲回家后的第一个晚上就为他們做成的小車子，感到非常的驕傲。

"当心不要頑皮，"母亲説，"要当心，不然我会宰了你。我要上市場去。"

"你給我們带什么东西回来？"

父亲微笑了。

"甜餅，"他説，"可是要好好照顧弟妹們。"

这个女人突然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他懂得她的思想。"旁人也有小孩子，"他避免直接回答地説，"可怜的小家伙……"

这个女人比較安心了，因为她知道他并沒有伤害那个小娃娃。

当他們穿上了最好的节日衣服的时候，他們走出到街道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男人带路，女人跟着而且回头招呼着她的小孩子；他們看起来很象那些喜欢时时离开死气沉沉的日常生活的幸福的乡下人。可是他們的脸色，却比那一般的农民的艰苦生活刻印在他們脸上的严肃表情更为严肃；这是一种精疲力竭时的沉静。

他們都愁容满面。他走在前面，輕輕地点着头，阴郁地望着前面，根本沒有注意到他的老婆跟着他跑。她的脸皺縮着，啜泣着。

他們經过大街，离开了村庄，走到野外去。道路是泥濘的，但泥濘并不深。在十一月的大地上，瀰漫着一层不动的、闷热的秋天的雾，树木都是光秃秃地、悲伤地立在那里。

当他們走到那条可以省得繞道大路的堤岸上时，这个男人突然停步了。

“瞧，瞧那里！”

这个女人吃惊地抬起头来看，却看不到什么东西。

“那里，在对面，是俄国人的防綫。”他說。

他伸出了他的手臂，指向河那边的堤岸。

“那里有一个村庄，同这边一样……中間有一个教堂……在那里我們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那座小山……听啊，我不懂为什么他們不把这道堤岸围上鉄絲网……障碍物……在这坚硬的、很好的泥土上，可以挖多么好的战壕……”

这个女人从她的包头巾下惊奇地看着她的丈夫。从他回家来以后，她从沒有看見他是这样会說話的。

“这是很美的，”她的丈夫說，脸上閃着光，“陣地就是順着这条堤岸的方向，只是它不能露在地面，而要向下挖：一条战壕……它只应該露出一头高，这样才能望过田野。注意……”

他非常惊慌地跳下堤岸，跳进堤內去；他的动作是这样地急速和突然，甚至使他的老婆覚得他是头先下地的。

“下来，”她的丈夫向她吼道，“赶快下来，混蛋，不然我就要揍你一頓！……”

这个女人脸色蒼白了，她丈夫的发光的眼睛使她非常害怕。她无可奈何地、恐慌地蹲下身来，然后

跳下了堤岸。他們的衣服都沾滿了泥浆。

这个士兵突然笑起她来，当他看到她从堤岸上滑落下来，坐在烂泥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我們在前綫就是这样的，常常和老鼠一样地肮脏……你应該看看下起雨来，我們必須从壕沟里面用吊桶挑出水去时的情景。我們整天整夜地工作。那里有近乎水井或水沟一类的东西，但那是很不够的……我們的靴子深深地陷在泥土中，当少校来査战壕的时候，就是軍官們的靴子也是如此。他們就在深及两膝的烂泥中行走……”

“你为什么要叫我踩进烂泥呢？”这个女人用恐怖的非难口气說。她不敢和平常似地对她丈夫叫喊，因为她不能十分断定他究竟是不是清醒的。

士兵笑了起来。

“这至少可以使你明白士兵們是怎样生活的。刚刚我好象听到了炮声……我想我是看見了俄国人在对岸移动……上帝知道……也許我只是想象罢了……”

他从堤岸上望到那一边去。

“我們对这一类事情已是习惯了……我們被严

格地禁止在地面上行走，因为他們要一个个地打死我們……可是当我們去取水的时候……大約四千五百步，我們从来不沿着战壕走，却在地面上走。俄国人不会傻到用大炮专門轟击一个人……他們向你射击也太愚蠢了……可是，有时，你却会突然感到：天啊，現在終于射击了！……于是我們就很快地跳到战壕里，来不及停下来想一想……縱然如此，也沒有多大区别……一个人总是要死的……"

他的脸色是忧郁的；他叹息着。他那严厉的、阴暗的眼睛也充滿着悲伤。現在这个女人从他的声音里感觉到他是后悔了，害怕了……他是害怕了……可怜的人……

"你知道，"这个士兵說，看着河堤，"如果現在我們背后有重炮，我們就会突然听到它們的轟隆声！……然后手榴弹就会开始飞起来……嗞……划破了天空……你数着它們，可是你虽然跟随它們朝着天空看，也看不到什么，你不知道它們朝那个方向飞去，你只听得見它們的声音，好象一架起重机似的……嗞……于是落下来了：噠！……于是在那里，在村子后面，你可以看見一朵巨大的烏云升了起来，

巨大的烟柱飞向天空，它撕裂任何它找得到的东西：土地、树木、污泥、石块……于是接綫生对着电話說：'两百发少一点。'……嗳，那是眞正的生活……可是讓我們上岸吧。你的鞋子都要湿透了。"

他拉着女人的手，帮助她上岸，象一个小孩子似地恭敬。他們一直往前走，但女人却回头看着他們曾經停步过的地方，他們的足迹留在軟和的泥土上；于是她把自己鞋子上的一层厚泥土磕掉。

"天啊，这个人神志不清……"

她俯下她的头来，她的眼睛慢慢地充滿了眼泪。她为她的丈夫而哭泣，因为她知道他的过去。

他們沿着河岸一直地往前走着。

"你听見嗎？"这个男人抓住女人的臂膀。

她恐怖地仰望着他。难道又来了嗎？

这个男人溫柔地俯視着她：

"听！……"他說，在他的声音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溫柔，这种溫柔他不能以言語表达出来，因为象他們这样可怜的人，是不知道如何用言語来互相撫慰的。"听着……我們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其中有一条深沟，好象这里一样……正

象这里一样……可是在这边的人都是兄弟，他們互相帮助，互相友爱，一道工作……而在那一边的人，却統統都要枪毙……”

他很久都是热情地注視着这个女人……

“水流着……慢慢地流着，好象人們的日子似地流着！老是流着，却始終流不出去……可是在那边的人必須統統枪毙掉……用步枪，用机关枪、大炮、手榴弹，用任何东西……但他們一定要枪毙掉……你懂得……”

女人恐怖地注視着他；她并不懂，并不注意他的話，因为她生怕他会再发一陣疯，絞死她，把她投进水里……但她并不怕他……她并不怕这个可怜的人，即使他真的对她这样干……她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就是他不再是这个同样的男人，她也不怕他……不，她已經把她全身献給她亲爱的人，如果上帝願意，讓他卡住她的喉嚨，把她杀死，把她投进水里吧……这个可怜的人，在战爭中他曾經受了多么大的苦，一直弄成今天这般的模样……

她的嘴吧因为哭泣而皺縮起来。她的眼睛含着眼泪。她把她的脸孔和脖子抬起来朝着她的亲爱的

人，把她自己献給他：再也不能忍受这个了……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結局的……

这个士兵对于自己眼前的事物，一点也沒有看到；他只看到了他自己的思想。

"可是你知道，"他沉思地說道，"我要告訴你：在那一边的人，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富翁們在那一边……我們，你知道，我們这些穷人，却是在这一边的；所有我們这些人都住在窄悶的小屋里面，……他們穿着襤褸的衣服，餓着肚子……沒有面包，可是有很多小孩子，他們从来不管你的錢是从那里来的，却要你去偷盜……他們啼哭着，撕裂着他們父母的心……"

这个女人不胜忧愁地注視着她的可怜的、受苦的人。

"为什么你要說这些話？"她問他，眼泪流下了她的双頰。

士兵俯身向前。

"在那一边是軍官們……漂亮的大房子，摆得滿滿的桌子，装滿麦子、豆子、腊腸、咸肉、火腿的閣楼……太阳照耀在那一边，就是鳥兒也到那边去歌

唱，因为那是歌唱的好地方……那是好人居住的地方，他們从来不会伤害誰，而且会把便士布施給乞丐……”

好象他停止了思想。这个女人既不敢动弹，也不敢說話，她只是看着那可怜的、痛苦的臉孔；她看着，看着，眼泪从她的心里流泻出来。

士兵举手到他的帽子上，把它拉下来一点，遮盖着他的眼睛。

“現在，他們也知道了一点哭泣是什么意思……”

他向另一道堤岸移动，注視着他的老婆，快活地、恶意地說道：

“手榴弹是不管的……很多年輕的紳士都被打中了……很多，我告訴你……我們在三号晚上离开科尔托夫，大約于早上三点鐘到达一座森林。我們通过魯科維斯，在石靜森林里停住。他們說那里就是前綫。那是地獄。那里什么也沒有。我們动手搭起篷帐来。突然三个手榴弹打到地上。沒有炮击，什么也沒有，只有手榴弹。一个士兵跑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昨天他們已經把我們的士兵散布

在这兒。攻击馬上开始了。我們在五点鐘开始攻击，八点鐘一个士官生已經死了，中尉受了伤，山陀菲，中尉奥拉斯和二等上士，只剩下了一个軍官，就是連长。然后……軍官們統統都被打死了……而我却在这里……”

他点着头，用手指摸着嘴巴，沉思着。

“那里是沒有什么区别的……一个人从那里来……从这边或是从那一边……你一到那里，这些手榴弹就不会挑肥拣瘦……”但他突然非常痛苦地哭叫起来：“可是，即使在那样的战争以后，这里仍然是一样，該死……这該死的世界：这里还是一样。这究竟算是什么——我在前綫呆了二十六个月以后回家来，而这里却有我的三个小孩子和我的老婆，而你却是什么都沒有，沒有一点过冬的东西……沒有面粉……沒有油……沒有扁豆……什么都沒有！……而我却要在二十八天以后回去……在这么短的时間內，我又怎么能够照顧你們呢？在这整个世界中，沒有一个人会給我一片面包，即使我的所有小孩子統統餓死……”

他轉过身去，他的眼睛被眼泪所刺痛……

这个女人深深地、痛苦地呼吸。她知道她的男人是毁了……

但这男人却突然地倾身向前，开始大踏步地走了起来，一直向前走去……

这个女人跟着他。他們一步不停地走着，一直走到市場。

他們彼此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們在人群中走着，踹跚地、不稳地、感到可怕的寂寞……

这个女人环視着四周，看到很多人都很高兴……乡下女人的胸前背后都挂着籃子，籃子里面是酸乳酪和酸乳干酪卷……从她丈夫离开以后，她只曾为孩子們煮过两回干酪鷄蛋面……她看着她的丈夫，看看他是否已經注意到它……

但这男人却什么也沒有看到；他只是盲目地前进。这个女人看見了小靴子。孩子們还在赤着脚走路……早晨却已經下霜了。她也看见了衣服……他們正在一輛貨車上出卖着很好的旧衣服，只要出很便宜的价錢就可以买到它們……但这男人却一直往前走着，他垂着头，一直地前进。她看到在一所房子前面有二十只鹅，的确，那是怎样的鹅啊……而她却

只有三只母鷄呢……其中一只仍然在下蛋，但下得不多，可怜的东西，她并不覺得高兴，在这寒冷的……

她落在她丈夫的后面，几乎看不見他了……啊，他在那里，站在犹太鉄器商的攤子前面……

她赶上他。这个男人耐心地站在那里等着，看着鋤头。他拿起了它們，又把它們放下来，一把一把地挑选着。他要挑把最好的。他把它們敲敲石块，使它們互相碰击着，听听它們的声音。他用指甲試試它們的硬度。最后他挑中了一把。

"多少錢？"他問。

"一福林又四十便士。"

"太多了。"

"把它放下吧。"

这个女人担心地看着她的丈夫，他的眼睛正閃着光芒。她想他随时都会用鋤头杀死这个犹太人。

不，他伸手到他的口袋里去，拿出三个克朗来放到桌子上。犹太人找回他半个克朗。他把这半个克朗給了他的女人。

"这里……替你的孩子們买点蜜餅……"

这个女人想她簡直会死了……蜜餅……半个克朗……她的眼睛里淌着热泪。她丈夫的心腸竟是这样的硬……他知道在家里什么都沒有……沒有靴子，沒有衣服，沒有吃的……現在他却告訴她用半个克朗去买蜜餅……

她紧閉着她的嘴唇，轉过身去，这样他才不会看見她的含泪的眼睛。她很猛烈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就去找寻卖蜜餅的攤子……她看了那小小的棕子蜜餅好一会兒……它們是多么的寒傖……是用矢車菊做成的……根本沒有什么蜜……却是多么的貴啊……

她鼓起了她的嘴唇，似乎她是病了：这就是她带回家去的东西……从市上买来的蜜餅……用半个克朗买来的蜜餅……

她的男人耐心地等候着她，他一点也沒有看她，可是当她走近来的时候，他却感覚到这点了，于是急急地动身回家。

当他們走到那条堤岸的时候，这个士兵望着那一边。

他突然地停住了。

他拉了女人的臂膀，紧紧地俯身向她。

“这条水隔开我們……”他說。

女人不懂得。

“我們决不能彼此了解，因为在我們中間有一条水……”

“哦！……”女人說，聳一聳她的肩膀。她丈夫的愚蠢，她已感到厌倦了。他不再重視她了。他只是为他自己偸盜，从沒有想到他的孩子們……

“我們决不能彼此了解，因为我們中間隔着一条水……”他說，“当俄国人来到这里，而且留下来和我們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們能够就近看到他們的鬍子，他們的脸，他們刮过的脸……他們的眼睛……只是我們不懂他們的話……这样我們就不会杀死他們……我們会給他們食物……和我們吃的一样……只有当这条水还隔开我們的时候，敌人才是敌人……”

他突然地伸手到口袋里去，取出一个小包包。他把它在手里拿了一会，注視着它……女人看到那是一个用手巾包扎着的小包裹。

于是他伸开了他的手臂，把它远远地投进水里去。

女人严厉地看着他。她猜想那是偷来的錢。

她深深地叹着气，自己想道："值得这样干的嗎？……这是值得的嗎？……"

他們繼續地走着，走得比以前慢，好象他們已經失掉他們的目标。但他們很安靜，这是一般穷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彼此之間一句話也沒有說，好象他們已經变成不認識或互相仇恨似的。

当他們走到村子的时候，他們看到人們就在第一所房子前面談話。他們很快地知道他們正在談論着这件事情。

· · · ·

伊慈文·苏脫基斯太太正在告訴从市場上回来的人們；当他們走近她的时候，她沉默了，注視着他們。

"他們听到孩子的哭声，"她繼續說着她的新聞，"虽則安特烈·史查波的女兒和他們在一起，可是他还是不停地哭着。她是一个大女孩，十四岁了，那孩子一直哭着，不知是什么緣故……他們叫小伊尔賽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孩子不能进去，因为前門是鎖着的，因而她爬籬笆过去。这个可怜的孩子走了进去，她在那里看到那个可怜的无辜的小女

孩被杀死了，躺在一堆鲜血里……那比較大的一个，瓦尔加的女兒，死在門口，另外一个，卡慈脫，死在小房間中。”

“可怕，可怕……”女人們說着，絞着她們的双手……

“可怕！”士兵的妻子也这样說，因为她覺得什么人都注視着他們，“可怕呀！”于是她拉着她丈夫的臂膀离开那里。

士兵并沒有說什么。他輕蔑地、厌恶地看着那些哭喊着的女人們。所有的那些悲叹……你可以看到她們并不知道战争是什么……

他靜靜地走着，几乎毫无声息地跟着他那个跑在前面的妻子。当他气吁吁地跑近她的时候，他憤怒地喊着她說：

“你这样急忙忙地跑到哪兒去呀？你……”

这个女人并不回头看，却跑得更快了。

“我也抛下了三个小孩子呢。”她回过头来叫道，喘着气。

这个男人突然地停了脚步，好象突然被打中了似的。

那三个小家伙……他的三个小孩子……

冷汗渗出了他的前額。哦，如果他发現他們在那里，也象那几个一样……被割断了喉嚨……

“那不可能！……誰会伤害他們……不要跑！”他想叫住她，“我在这里……”

· · · ·

女人和小孩子从各方面向教堂跑去。在这村庄里什么都天翻地复了。

这个普遍的公憤，这个巨大的恐怖感觉，也开始影响了他，不論是什么地方他一听到一句与这件事情有关的話，他就会感到好象是在灵魂上挨了一鞭。

当他走进了家門的时候，他安静了下来。

他的小孩子們站在房子前面，他們的母亲蹲在他們面前，抓抱着他們，亲着他們的嘴。

他严肃地看着他的亲爱的小孩子們，臉色苍白。他想要亲亲他們，但还沒有亲任何一个孩子，他就轉开了。

两个宪兵正站在門口。

其中一个把自己的枪拿在手里，准备随时开枪。

这个男人甚至沒有眨一眨他的眼睛。

宪兵們走过院子，一直监视着他。

“今天你到过瓦尔加的家里嗎？”那个黑黑的軍曹問他。

“在瓦尔加的家里？”士兵很鎮靜地反問。

“是的，就是今天。”

“今天？”

“是的，今天。”

“我是昨天到那里去的。”

宪兵盯視着他的眼睛。

“我知道你昨天到过那里，是去要工資的。”

“不錯，是去要工資的。”

“可是你今天到过那里嗎？”

“今天？为什么？”

“你的口袋里有些什么？”另外一个宪兵对他大声吆喝着。

士兵冷淡地看着他，却迟疑不决地覷着自己的口袋。一条白手帕的一只角露在外面，它是有血的。

他沉着地拉出它来，想知道这是什么血。

“你又怎样解释这个呢？”軍曹問。

“怎样？”士兵問。

“把它拿出来！”于是两个宪兵都举起他們上了

膛的手枪，以便随时使用它。

士兵安静地笑着，好象他一点也不在意。

“我的小兒子割了他的手，我用它揩他的手。我还包扎它哩。”

宪兵們惊奇地看着他。

他們看着那个从他母亲旁边张着聪明的眼睛注視着他們的小孩子。那个女人发着抖，遏止住她的眼泪。她一点也不看他們，只是紧紧地抱住她的小兒子，用手拉着另一个孩子。

“你的手为什么要扎起来，孩子？”軍曹和善地詢問那个小孩。

孩子把眼睛睜得更大了。

“我不知道。”他說，看着他的父亲。

“父亲回家来就把它包扎起来，可是流血的却是他的手。”

每个人都显出惊奇的脸色。士兵却深深地注視着他那小兒子的聪明的、发光的脸孔。他温柔地注視着他，嘴唇上露出微笑……

“好吧，乖乖，”他說，“你讓他們逮了我。”

于是他坦白地、随便地轉向那两个宪兵，对着那

个軍曹說：

"是的，那是我……"

在門口和籬笆上，都挪挤着吃惊的、盯着眼睛看热鬧的村里人。个个人都用凸出的、发光的眼睛看着这可怕的凶手。只有他自己并不害怕。

他冷静地允許他們把手銬带上他的手腕。

"唔，你知道，宪兵先生，"他以孩子气的自卫口气說，好象他想替自己的行为辯解似的。"在过去，我决不会杀人……当我母亲杀了一只小鷄的时候……或者我的老婆……她們可以告訴你，我决不願意走近它……可是在战爭中，一个人却习惯于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回家以后也是很难忘記的……"

当他到了必須跟着宪兵們离开的时候，他又清醒了过来。可是太迟了。已是他們要带他离开家庭的时候。

于是他突然明白这就是結局。他呻吟着，啜泣着，絕望地看着他那开始哭了起来的小兒子——他的脸孔皺縮着，他那亲爱的小嘴顫抖着。

"乖乖，"他說，"我的小乖乖……我給你买了蜜

餅来啦……請你的媽媽給你……”

小孩子看着他的母亲，他就在这时很快地走出門去。

何家槐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七个铜板
作者＝莫里兹著　　凌山等译
页数＝１１３
ＳＳ号＝１１１２４１８２
出版日期＝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